

唐國安英文佚稿兩篇今譯

唐 越* 譯註

唐國安，廣東香山(今珠海)雞山村人，第二批留美幼童之一。留美幼童中，約二十五人赴美後皈依基督⁽¹⁾，其中包括容揆和譚耀勳等人；但不包括唐國安，因為早在赴美之前，他已經是一名基督徒⁽²⁾。也許是“三歲定八十”的緣故，唐國安終生與基督教保持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朋友或師長中均不乏基督界人士，而他自己更矢志不移地宣揚基督精神。他一生中親歷清末種種劫難：義和團運動時，他正在華北，後逃往香港，協助成立香港基督教青年會並出任首任董事會主席⁽³⁾，但他並沒有終日長嗟短嘆，更沒有變身為一名“憤青”。他始終懷有一顆悲憫之心和強烈的正義感，深信道德教化，以德服人。在各種場合，他以嫺熟的英語，嚴謹的邏輯，剛正的氣節，有力地抨擊帝國主義列強在華的野蠻行徑，不但獲得國人稱頌，更博得不少洋人激賞。⁽⁴⁾他那悲天憫人的情懷，在其文論中表露無遺。他深信國家應以道德改良實現民族復興；而在另一篇文章裡，他甚至不無天真地呼籲當時的“海歸”，不要怨恨統治者，指他們的過錯乃出於無知與誤判，並非有心加害百姓，並稱慈禧太后已有意改良將推行憲政，呼籲“海歸”忠於統治者，改變觀念，忘記過去，展望未來。⁽⁵⁾

1842年鴉片戰爭後，清廷在堅船利炮的恫嚇下被迫頒令弛禁天主教，使一度被禁百載的天主教在大清國復蘇。⁽⁶⁾雖如此，基督教(廣義)在華之傳播仍遭遇重重障礙，到處碰壁。篤信基督且與教派人士過從甚密的唐國安，深知基督教(廣義)在華傳播舉步維艱之緣由，1905年在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 上撰文，對箇中緣由條分縷析，抽絲剝繭。文中更歷數帝國主義假借傳教之名在華犯下之種種罪行，辭鋒犀利，一針見血，一腔愛國之情躍然紙上。

基督教在華傳播之種種障礙

本文無意對恍若延緩之在華傳教工作提出任何警告，亦無意暗中渲泄任何絕望或失望之情緒。唯本國日有數以千計不朽之靈魂對福音書不作甚了了而灰飛烟滅，有鑒於此，虔誠之基督兒女豈可不作深思：對華人之救助是否盡力？阻滯傳教工作之種種困難，是否悉數不可排除或應攻克一二？

華人之思想，尤以士大夫為甚，乃傳播基督真理種籽之最貧瘠土壤。不要忘記，中國之智識

階級數千年如一日，獨尊一聖一師之教條，而聖師之影響舉世認同，其遺像更見諸每村每校。士人一旦異想天開，則必為無知與迷信所奴役。打馬字(John Van Nest Talmage)⁽⁷⁾ 牧師醫生有云：

中國之傳教工作全球最難，故以人數計最令人絕望。我以為，正因為如此，上帝在

* 唐越，珠海市博物館助理館員。



1902年7月12日，梁誠擢陞三品，獲委任為駐美公使。翌年初，梁誠赴美履新前夕，駐滬幼童聚首唐傑臣（即唐榮俊）府邸為梁送行。

前排正中左為候任公使梁誠、右為離任公使伍廷芳。前排左一唐傑臣、左二朱寶奎；

後排左二袁長坤、左四容揆、左六周萬鵬、左七黃開甲、左九唐元湛。

（此照片由唐榮俊曾外孫趙濟平提供，亦見於顏惠慶著 *The Returned Student* 插圖，載於 *The East of Asia Magazine*，1904年6月）

教會重振傳教精神時，已慨允中國長期閉門謝客。

既然民族觀念之偏見如此難以改變或糾正，何必一定要以一種遙遠而陌生的宗教去推翻另一種被尊奉了幾千年的宗教？擺在傳教士們面前的任務極其艱巨，尋尋覓覓，反而找不到一方處女地供其灑下上帝真理之種籽；反而到處都是聯合起來反對向民衆宣揚基督教之士大夫，且各級文人武夫及每年應試之考生，皆紛紛支持和鼓勵排教之言行。文人騷客們四出活動，影響民衆，哪裡有傳教士，哪裡便有反對他們的聲音。

本人與基督教宣教工作結下不解之緣逾二十載，足跡遍及帝國多個省份，欲藉此試論基督教在吾土吾民之間傳播所遇到的極大困境。至於傳教士們之美德及其全心全意的奉獻精神、其無邊之熱情、其自我犧牲精神、其引領文明與道德之

強大感召力、其對科學與一般知識之貢獻、其樂善好施之事蹟、其以身殉教之精神等等諸種善行，也許尚可列出千百，亦無懼於他人之抨擊。然而本人無意於此贊頌之。畢竟本文旨在探討當前之種種困難與教會之不智政策，以及傳教會之錯誤行為、傳教士之所作所為，中國人所處之特殊處境與之有何干繫。

倘有冒犯任何人之處，請容許本人以真心真意、不偏不倚為由著文加以申辯。本人將本着行善助人之精神暢所欲言，謹祈其過往之政策行為遭人非議者反躬自省，謹祈其觀點之改變亦可改變基督教在華宣傳之某些方面，以適應時代精神與周遭環境之緊迫性。

本人想到的障礙有兩種：其一乃由基督教會、原籍宣教團及國外傳教士所直接或間接造成者，此可以面對，應當面對，亦刻不容緩；其二非由教會及其鼓吹者所造成，祇須待時過境遷，

即可消除。為行文之便，本人稱前者為“內在障礙”，後者為“外在障礙”。

內在障礙

一、基督教宣傳之政教合一特點

論輕重，論影響，筆者毫不猶豫地將其置於首位。因官府與官僚們之不信任情緒由此而起並加深，士大夫們之仇視情緒由此而起且愈烈，民衆畏懼政治掠奪之情緒，亦藉此而根深蒂固。

基督教入華全憑武力，而其教義之宣揚亦仰仗刀兵之助。是故官府和民衆將政治混同宗教，視為政治鷹犬，此實亦順理則成章。再者，基督教之本質不為普羅大眾所悉，而傳教士在華之“存在理由”，亦自然使華人視政治擴張為其傳教之真正動機——不獨中國如此，遠東處處莫不如此。

對於伊斯蘭教與佛教，中國不但自行允其入華，其後更對之實施全面保護。對於基督教則不然，其武力威逼倘獲寬赦，則違反官府政策，亦背離民衆所願。是故基督教歷來關繫中華帝國之榮辱，過去如此，將來亦如此。基督教强行入華後不久，中國政府即意識到其中心社會在目標、取向、組織上皆存在與鄙鄰離異之虞，亦須提防源自朝廷之外覬覦權力組織之虞。羅馬皇帝對非由公法承認及其管轄之組織概不信任，中國政府亦視基督教運動為極難下咽之物，其存在不啻為帝國中之另一帝國。

對於本國政府及人民而言，基督教之魅力在於其物質力量，而非精神力量，衆教友及祈福中國之士，莫不為此歛歔不已。而教會時常有人行為不檢，亦每每使中國政府及官員警惕基督教面目之可憎。基督教此種污點，雖未若早年之刺目，且原籍宣教團亦有所努力，駐華傳教士亦有所自律，但要使教會無可詬病，令中國官員不再找洋人外交當局訴苦，實則仍有大量工作須做。曾有本土天主教神父趾高氣昂，自詡與官吏過從甚密，自恃教會地位，竟要求給予其民事特權。



1876年，美國在費城舉辦世博，慶祝國家百年華誕。

圖為幼童們參觀世博。（The Daily Graphic，1876年8月31日）

此舉非羅馬天主教士獨有，新教方面之本土牧師亦有類似強求。不少天主教士攫取權力，擅自封官，或逼人順從，官癮十足。在洋教士們的挑動下，信衆們紛紛向教士而非憲政當局尋求庇護，令官府叫苦不迭。官府發現，以羅馬天主教為代表之基督教最難把持，因為他們覬覦甚或公開索求自治，常常仰仗武力。1885年，法國就馬賴神父（Father Chapdelaine）之死索償，有人著文說：

從那時起，傳教士們的追隨者們，縱使是中國人，也非常大膽，他們竟敢公然仰仗外國領事去保護自己，而對他們自己的官員則不屑一顧。

唐紹儀、唐國安、劉玉麟等姓名載入《香山縣誌》仕宦篇
1923年版《香山縣誌·續篇·卷九·仕宦》

福建省有歐羅巴人(多明我會士)膽敢無視我朝律法，擾我子民。福建大員已向朕稟報，朕勢必平定此亂。朕昔為親王期間，不可亦不



英國傳教士馬根濟，曾救直隸總督李鴻章夫人一命，後獲准創辦總督醫院。(John Kenneth Mackenzie, Medical Missionary to China)

應主理朝政。今朕主理朝政，不可坐視不理。爾等稱爾之律法非偽法，朕信焉。然朕遣一千僧侶及喇嘛往貴國，傳授其法，何如？爾等如何待之？爾等欲華人入基督，且為律法之規矩，朕深諳此理。然我等如何？為貴王之臣民乎？爾之基督徒惟爾獨尊，若逢亂世，則罔顧一切他聲。朕深諳今時無患。然千萬艘船入華，則我等不安矣。

鑒於近期之國際關係及條約之偏頗，不幸之中華不單要考量基督教之本質，更要審視與列強結盟之教會。而列強諸國，不論視宗教事務為實

現其政治野心之利器，抑或受教會挑唆，均將教會之事務變作列強之事務。

這種不祥之盟，災難之約，中國記憶猶新。天主教士非法居留內地而身亡，拿破侖三世便藉故侵華，大肆洗劫圓明園。傳言交趾支那發生宗教迫害，法蘭西即乘機將其强行佔據，觸發東京之戰，令中國不但損失一個受保護國，更喪失六千萬兩白銀和數千人命。兩名德意志傳教士命喪山東狂徒手下，威廉二世竟借機圓其在遠東建立殖民帝國之夢，將富饒的山東部分領土據為己有，掀起瓜分中國世襲領土之狂潮。於是乎，殉道者之血化作帝國殖民之種籽——起碼法、德均莫能外。坊間傳言說得甚是：死掉兩名尋常傳教士，中國就要割讓一方歷史悠久之寶地；死一名主教，則要出讓全省；倘遇大不幸，入華傳教士多遭暴民或強盜戮殺，則要割讓古老帝國之一半，方可滿足歐羅巴列強擴張之胃口。是故華人對基督教之惶恐，決非子虛烏有，它實為國家之大患。華人對其認識，已由模糊不定變作慘烈之經驗教訓。

基督教遭到以官府和官員力量為主的抵制，主要肇自羅馬天主教會自1858至1860年條約簽訂以來，便染指法蘭西之侵華政策。而對中國圖謀已久之法蘭西，則招攬傳教士作其政治密探乃至軍事間諜，唯衷心期待梵蒂岡與法蘭西修好後，玉成法蘭西裁撤其對天主教傳教之援助，以清除基督教運動之一大障礙——不僅在中國，在遠東各非基督教國家亦然。得諸條約庇護，各洋教教派已在華立穩根基。而今，中國唯有既要聽任諸教派至善至美之宣傳，又要勉力減少宣教之惡果。

二、傳教士對尊祖之態度

牧師丁韞良(W. A. P. Martin)博士云：“若要本人說出何為華人皈依基督教之最大困難，我會毫不猶豫地說是尊祖。”丁博士稱尊祖乃華人皈依基督教之最大障礙，本人雖不以為然，卻認同它應是第二大障礙。華人基督徒及體恤華人之傳教士最感欷歔者，莫過於基督教會之教規與華人尊祖之習俗竟若水火之互不容。本人雖不主張新

華人以孝為上。孝敬在世或辭世之父母，立規矩，立章法，無論家國，必須服從。為人子

尊祖實由孝道而來，乃“華人信仰之直布羅陀”——牢不可破。華人視其為連通生死之樞紐，家庭、家族之傳承均繫於其上。未來亦然，而人在未來之途中，一切恍若過去。對於華人而言，當代人之過去、現在、將來繫於一體。故尊祖亦家國一體，不獨是堅定之信念，更是華人之日常習俗。尊祖亦為華人家庭生活之根基，而家庭生

NOTE D.—In making entries in columns 9, 10, 11, 12, 13, 14 or 15, an affirmative mark only will be used—thus /, except in the case of divorced persons, column 13, when the letter "D" is to be used.

NOTE E.—Question No. 12 will only be asked in cases where an affirmative answer has been given either to question 10 or to question 11.

NOTE F.—Question No. 14 will only be asked in cases where a marital assumption has been reported in column 13.

NOTE G.—In column 16, the initials of the agent of the insurance company shall be entered.

No. 41665

Pair

Issued Aug 13, 1874.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tate of Connecticut

County of Hartford

ss:

I, Yung Wing of Hartford Conn., do swear that I was born
in Canton China, on or about the seventeenth day
of November 1828: that I am a NATURALIZED AND LOYAL CITIZE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about to travel abroad; and further, that I am the IDENTICAL PERSON described in the Certificate
of Naturalization herewith presented.

Given to before me this 11 day
of August, 1874.

Robert L. Loomis Notary Public.

Yung Wing

Description of Yung Wing

Age: 46 years.

Stature: 5 feet 4 inches, Eng.

Forehead: Medium

Eyes: Black

Nose: Small

Mouth: Medium

Chin: Round

Hair: Black

Complexion: Light

Face: Oval

City Court of New Haven
Given 30 Oct. 1852

I, Yung Wing, do solemnly swear that I will support,
protect, and defend the Constitution and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gainst all enemies, whether
domestic or foreign; and that I will bear true faith, allegiance, and loyalty to the same, any ordinance,
resolution, or law of any State, Convention, or Legislature to the contrary notwithstanding; and further,
that I do this with a full determination, pledge, and purpose, without any mental reservation or evasion
whatsoever; and further, that I will well and faithfully perform all the duties which may be required of me
by law. So help me God.

Given to before me this 11th day
of August, 1874.

Robert L. Loomis Notary Public.

Yung Wing

When husband, wife, minor children, and servants expect to travel together, a single passport for the whole will suffice.
For any other person in the party a separate passport will be required.

Address DEPARTMENT OF STATE, PASSPORT BUREAU.



活則是龐大的社會結構——國家之根基。“孝敬父母”為家庭生活、社會生活、官僚生活及物質生活之基礎，而視之如恪守宗教誠律，則為中華獨有。東方社會思想以尊祖為表徵，子孫後代以祭祖表述其對考妣之敬愛一若生前。

著書之人十有八九不認為所謂尊孔是偶像崇拜。人們雖尊奉孔子，但不奉之為神明，不祈求其助，不求財，亦不求寬恕。尊奉孔子，乃因他是道德師長，是完美之人。人皆尊孔子為華人道德思想之楷模、古代中國治國之曠世奇才，乃中國唯物主義之至高境界，故理應受到推崇。

崇拜孔子與崇拜偶像不一樣，故孔廟與偶像之廟亦有區別。在偶像之廟中，人們追求的是物慾，是非份之想，是對罪行的寬恕。而在孔廟裡，則是道德楷模之顯現，形式多樣，千姿百態。孔子本身即為道德完人與中國特質之完美化身。故由表及裡，由主幹及旁枝，尊祖拜孔始終為基督教宣道工作之大礙。

對待這股備受推崇根深蒂固的力量，傳教士們持何態度？他們是否願意放下歧見，求同存異，再以圍城之計，誘逼這座固若金湯的堡壘受降？非也。他們幾乎齊聲宣稱這些習俗乃十足偶像崇拜，斷不可認。這不啻要華人在基督與孔子及祖先之間抉擇，而華人則毅然決然地選擇了後者。

何為偶像崇拜？上帝訓誡云：“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而艾約瑟博士則云：

雖然如此，竊以為，尊祖之體制仍蘊涵十分美麗且崇高之物，不可一概反對。畢竟，尊祖之本質為何？偶像崇拜中受譴責者既非雕像，亦非對雕像之崇拜。它不過以虛妄或上帝之幻像，取代真實、持久、至高無上之生存境界罷了。

“偶像崇拜”原謂希伯來叛徒，如今無疑謂對上帝以外事物之神聖崇拜。不少作家認為，以偶像崇拜論華人對孔子及祖先之“崇拜”，於理

不合。1900年之上海大會，一名前傳教士提交了一篇論文，呼籲若要使基督教在華傳播取得可喜進展，必須寬容這種現象。大會深諳問題之嚴重性，但幾乎一致反對“向偶像崇拜屈服”。

華人不以孔子或自己之祖先為神，卻對其敬重有加。然而，縱使尊祖帶有某種偶像崇拜及迷信色彩，傳教士們和基督教會又何嘗打算終止清剿，維持現狀，使這一習俗與基督信仰和諧共處？教會既不禁止皈依基督之本土人士對其生父母行膜拜之禮，為何父母辭世後卻不許他們尊奉？父母辭世後，除非子女以肖像或照片代替慣常之樹碑立位，或我們明察死者之靈魂毫不神聖，否則，倘若華人必須依生前之法尊奉父母，教會為何不許？

綜觀羅馬天主教之宣教史，我們發見他們所取之法截然不同。有位作家道：“他們一開始便力圖使自己融入大眾及大眾需要之中。也許過度討好各色人等，但在當今國家面臨改良及有新需要之際，他們的主張值得深思。”⁽⁸⁾首先，我們不鼓勵好勇鬥狠精神，而應盡力避免。倘要基督信仰根植於中華，則務須隨機應變，此乃使徒保祿(Paul)之法。此建築須以基督為基礎，以因地制宜之新材料為承托，但不可採用頹垣敗瓦般的神學教條，更遑論枯草殘梗般之抱殘守闕。故新教宣教團之使命，當非宣揚神學之條條框框、武斷之觀點、崇拜之方式方法，亦非宣揚教會之管理或習俗，而是要傳揚耶穌之福音，培植追隨上帝之新生活。

約翰·羅斯(John Ross)牧師論述尊祖時，曾援引中國一位篤信基督且熟讀《舊約》、《新約》多年的道臺的話，稱大批官吏被基督教會拒之門外皆因一個緣故，即傳教士們對尊祖之態度。他說，除了當代偶像崇拜習俗外，依他對尊祖習俗之理解，他的良心清澈澄明，作為基督徒，他可以行尊祖之禮。奉天亦有文人持相同見解，他們信仰基督，閱讀經文，有些人行家祭之禮，但祇要關乎此古老習俗之一切被禁絕，則不可入會。⁽⁹⁾

No 276 check 4945
United States

H. Anstee & Co. Stationers, 22 Nassau St., N. Y.

Jan. 21, 1882



of America,

Count.
State of ~~New York~~, ss.

By this Public Instrument be it known to all whom the same doth or may in any wise concern, that I, Myrm A. Andrews, a Public Notary, in and for the State of New York by Letters Patent under the Great Seal of the said State, duly commissioned and sworn, DO HEREBY CERTIFY, That the persons named in the annexed papers, appeared before me, and being duly sworn according to law, subscribed the declarations made by them respectively, which I deem sufficient proof of the citizenship of Jung Wing who subscribed the annexed affidavit. And I Certify the annexed description of his person to be correct.



In Testimony Whereof, I have subscribed my name, and caused my NOTARIAL SEAL OF OFFICE to be hereunto affixed the twentieth day of January in the year of our Lord one thousand eight hundred and eighty two and of Independence the 106th

Myrm A. Andrews
Notary Public.

DESCRIPTION OF

Jung Wing
Age 53 years
Stature 5 feet 4 inches, English.
Forehead medium.
Eyes Black.
Nose small.
Mouth medium.
Chin round.
Hair Black.
Complexion light.
Face oval.

State of Connecticut, ss.
County of Hartford.

I, Jung Wing do swear that I was born in China on or about the 17th day of Nov 1828. That I am a Naturalized and LOYAL CITIZE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am about to travel abroad: on a visit to China

Sworn to before me this 20th day of Jan 1882
Myrm A. Andrews
Notary Public.

I, Wm A. Willard do swear that I am acquainted with the above-named Jung Wing and with the facts above stated by him and that the same are true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and belief.

William A. Willard
Sworn to before me this 20th day of Jan 1882
Myrm A. Andrews
Notary Public.

Special Agent - Genl. New Haven Conn.
Oct. 30, 1882

文明如華人之神聖風俗，似應以其內在功德來作判斷，以克制精神使民衆敞開胸懷，面對對立之力量與教義，而非隨意大張撻伐。此種見解，倘為獨立之傳教士組織採納，則必可掀開變局，祇須幾年之功，即可望遠超歷年各方努力之成績。

三、歐羅巴人之不公

(一)基督教國家之不公

基督教之第三道難關，乃所謂基督教國家在與中國於政治及外交方面交往時行為缺德。基督教既宣稱不但要教化個人，更要教化國家行善積德，張揚正義，我們自當期望基督教國家在與非基督教之中國交往時，昭示此等義理。然而，自外國列強發見中國之軍事弱點後，列強諸國便一以貫之地奉行“鐵拳”之道，教識中國人懂得了刀兵不揚正義不張之理。中華自對外交往以來，一再遭受列強入侵及不公平對待，全體非基督信徒均感耻辱。而此等可耻行徑卻出自所謂基督民族之手。為此華人對這些人所信奉之宗教當作何想？此必然直接導致民衆疑慮重重惶惶不安。祇因不滿足於強加之不平條約或天價之索賠，基督列強便大肆掠奪中國之寶貴領土，並對中國內政指手劃腳；又祇因不滿足於由“拳民”暴動而來之賠償及報復心理，基督列強便強行在中國首善駐紮大批軍隊，建立城堡，威脅皇宮，使中國時刻不忘國耻。“基督”國家之一俄國，近年在華扮演之角色，既辱沒基督教之美名，又無助於基督教工作在華之迅速開展。

基督列強在遠東的這種姿態，“黃色”列強猶豫再三，不欲接納此等好為人師者、道德優越者之施捨，又何怪哉？假若洋人承認事實，還有何理由為其在華之行徑沾沾自喜？幾年前，德意志奪得膠州而掀起瓜分中國狂潮時，基督教政界僅存一點良心即大為震驚，而此等恃強凌弱之行徑更為千夫所指。中國政府猶豫再三，不欲接納此等基督信仰，又何足怪哉？畢竟，中國政府看不到信仰基督對所謂基督國家之政治及國際政策有何影響。

國家幾乎無日不受辱，中國官員感受至深，每每訴諸筆端。其中一位眼光開闊閱歷豐富之士，渲泄其憤時，雖字字哀吟，卻句句真言：

我們雖不信和平之福音，但身體力行之；你們相信，卻蹂之於腳底，真乃天大之諷刺！正是基督教國家持劍執火來教訓我們，當今之世，無強權可恃之公理終究無用。

談及所謂基督列強軍隊在“拳民暴動”時所犯下之駭人聽聞之罪行時，一位中國官員說道：

令我驚訝不已乃至惶恐不安的是，歐羅巴國家竟敢以基督福音之名，為其最近之侵華行徑辯護，而他們當中竟還有一位基督國王，派兵來報復還要用命我們逆來順受之上帝的名義告誡他們，不但要戰鬥，要殺戮，更要無情地殺戮……這就是你們的軍隊？！這就是你們的軍隊？！這就是基督國家？！問問從北京到沿海這片一度肥沃之土地，問問被屠殺的男子屍首及義憤填膺的婦孺，問問不分有罪無罪而被屠殺的無辜者，問問你們宣稱為其効勞、熱愛衆生之基督，我們之間到底誰是誰非？我們在絕望中奮起救國，而你們卻以惡報惡，卻不曾停下來反思。你們所報之惡，正是由自身之惡而來。

在中國已遭受和正遭受的基督列強的種種不公中，鴉片貿易最為突出。鴉片貿易及伴隨而來之煙毒，為基督教工作帶來極大障礙。煙毒在華某些省份十分普遍，乃至有人詢問時，人們會說“十人中有十一人”吸食鴉片。故說鴉片貿易乃基督教在華傳播之一大絆腳石，毫不為過。迄今為止，中國的達官貴人對基督教之宣道幾乎不為所動。毋須深究，我們也知道原因何在。中國官員看到的是，大英傳教士給我們送來了《聖經》及道德教化，而大英商賈更加熱情，給我們送來了鴉片，敗壞及毀滅中華民族。官員們理所當然

要問傳教士們：“如基督教為貴國國教，貴國國王及臣民豈會向我們承認強行推銷鴉片之滔天罪行？”祇要大英帝國不停止這種不公平貿易，華人對基督教之疑慮便不可消除。而一旦終止鴉片貿易，基督教在華傳播之一大障礙即可清除。比之於數以百萬計不信基督教之中華兒女被剝奪今生之幸福與來生之救渡，損失區區幾百萬英鎊，又何足掛齒？

鑒於以上事實，中國政府及人民不單敵視犯下滔天罪行之帝國，更敵視其信奉之宗教，豈不順理成章？欲贏取怨懟滿懷之人的靈魂，豈不渺茫？

傳教會之錯

基督教在華傳播之另一大障礙，也許可歸咎為原籍傳教會之方法不當。本人祇擇要者論述。

(一)新教會缺乏集體精神

基督教山頭林立，對教會不利，而將各派鬥爭之陳年老賬帶入中國，則令人極為反感。祇要有機會申述，皈依基督之華人無不直言不諱，稱這些壁壘分明的山頭大大削弱了基督教力量。這

裡，咎不在於傳教士，而在於派遣他們的傳教會。羅馬天主教有二百五十年宣教史，各教派早有神職人員，卻沒因此而受益，各傳教會仍舊奉行各自為政之政策，遵循各自所屬教會之教規及禮儀派遣自己的傳教士。1877年和1890年的大會，固然已大力加深和促進了傳教士間的瞭解和團結，但要汲取和總結各會神職人員之經驗教訓，使其成為傳教士之工作指南，則仍須做大量工作。

(二)傳教士甄選缺乏眼光

傳教士之派遣，教會責任重大。因為使團工作之進退，主要視乎被派遣傳教士之品格與資歷。遴選這些代理人時，既要着眼於其對精神修練之熱情，更要注重其宣教之開明、秉性之良好、性格之悲天憫人、常識之判斷能力、環境之適應能力及免於武斷之處事方法。他們必須擁有個人魅力與博愛精神，令人無法抗拒，教人心悅神服。他們必須熱愛華人，贏得他們的心，最後贏得他們對基督之信任。保祿的成功，秘訣就在於他擁有強烈愛心。英美教會如要履行其職，則其派遣來華之傳教士，須有愛心、耐心及克



新落成的總督醫院 (John Kenneth Mackenzie, Medical Missionary to China)

CATALOGUE OF THE PUPILS THAT HAVE BEEN, AND NOW ARE IN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S SCHOOL.

Names.	Age at ent.	Residences.	When entered.	When dismissed.	Remarks.
Aling,	16	Macao,	Nov. 4th, 1839.	Oct. 12th, 1840.	Dism. for bad conduct.
Ashing,	15	Macao,	Jan. 1st, 1841.		
Akan,	14	Ngauhung lai,	March 1st, 1840.		
Ats'euk,	14	Shanchéung,	Nov. 4th, 1839.	Aug. 19th 1840.	Driven from the school by his father. Returned again June 1st, 1842.
Awan,	13	Macao,	March 1st, 1840.		
Awing,	13	Námping,	Nov. 1st, 1840.		
Ahóp,	12	Tsin shán,	Nov. 11th, 1839.	Feb. 10th 1840.	Dismissed for apathy.
Ayún,	11	Shanchéung,	Nov. 4th, 1839.	Aug. 19th 1840.	Removed by father.
Awai,	11	Shanchéung,	do. do.	do. do.	do. do.
Achik,	11	T'óngká,	do. do.		
Afún,	11	Tungngón,	Mar. 13th, 1840.		
Tinyau,	11	Námping,	Mar. 28th, 1840.	June 28th 1840.	Dismissed for bad conduct.
Alun,	10	Macao,	Mar. 16th, 1840.	June 30th 1840.	Dismissed for repeatedly going home without liberty.
Akú,	10	T'óngká,	Nov. 1st, 1841.	Jan. 1st, 1842.	
Ats'au,	12	T'óngká,	do. do.		
Ayuk,	11	T'óngká,	do. do.		
Ayún,	14	Shántau ún,	do. do.		
Alik,	11	Kúnt'óng,	do. do.	Jan. 1st, 1842.	
Amí,	12	Námping,	do. do.	do. do.	
Akwái,	11	Ngái hau,	do. do.	do. do.	Dismissed as unpromising leader.
Atsám,	11	Shántau ún,	do. do.	do. do.	
Apò,	11	Pátsz' shek,	do. do.	Nov. 14th 1841.	Dismissed for stupidity.
Atsò,	12	Shéungtsák,	do. do.	Nov. 6th, 1841.	
Ahung,	11	Shéungtsák,	do. do.	Nov. 7th, 1841.	Brothers, run away.
Afúnlam,	11	Hauháng,	do. do.	Nov. 1st, 1842.	
Alam,	11	Hámí,	do. do.	do. do.	
Afai,	13	Kúhok,	do. do.	do. do.	Removed by his parents when the school was taken to Hongkong.
Ach'ing,	12	Kúhok,	do. do.	do. do.	
Alammuk.	10	Pátsz' shek,	do. do.	do. do.	
Ashing,	15	Ningpo,	April 7th, 1843.		
Ahing,	15	Samchau,	do. do.		
Afai,	14	Whampoa,	do. do.		
Ashín,	13	Whampoa,	do. do.		
Sh'insz',	10	Nanking,	do. do.		
Aiú,	12	T'óngká,	do. do.		
Alín,	11	Santsún,	do. do.		
Akwong,	10	Whampoa,	do. do.		
Látsz',	9	Nanking,	do. do.		
Kwongchú,	9	Tinghái,	May 15th, 1843.		
Ayamyau,	9	Macao,	April 7th, 1843.		
Afú,	8	T'óngká,	do. do.		
T'insau,	18	Singapore,	Sept. 1st, 1843.		

to huddle a dozen or two boys into one apartment is a most suitable provision for the furtherance of those evil communications that corrupt good manners and morals. The vices of the worst may and do thus easily become the property of the rest, and it is not unfrequently a wonder that the virtues of any survive their school-days. No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with regard to neatness and order is in such cases felt among them. Without something like the arrangement

此表出自1844年馬禮遜教育會的年報。上面有五個大名鼎鼎的珠海人，他們是：亞闊（Awing）即容闊，中國近代化先驅，香山縣南屏人，入學日期為1840年11月1日；亞植（Achik）即唐廷植，唐廷樞胞兄，近代工商業先驅，香山縣唐家，入學日期為1839年11月4日；亞寬（Afún）即黃寬，當時沿海一帶最著名之西醫，香山縣東岸人，入學日期為1840年3月13日；亞樞（Aku）即唐廷樞，譽滿中外之愛國者、買辦及實業家，入學日期為1841年11月1日；亞扶（Afu）即唐廷庚，唐廷樞胞弟，入學日期為1843年4月7日。另，表中Ashing即黃勝，澳門人，香港定例局非官守議員、著名報人，入學日期為1841年1月1日。（出處：Chinese Repository, 184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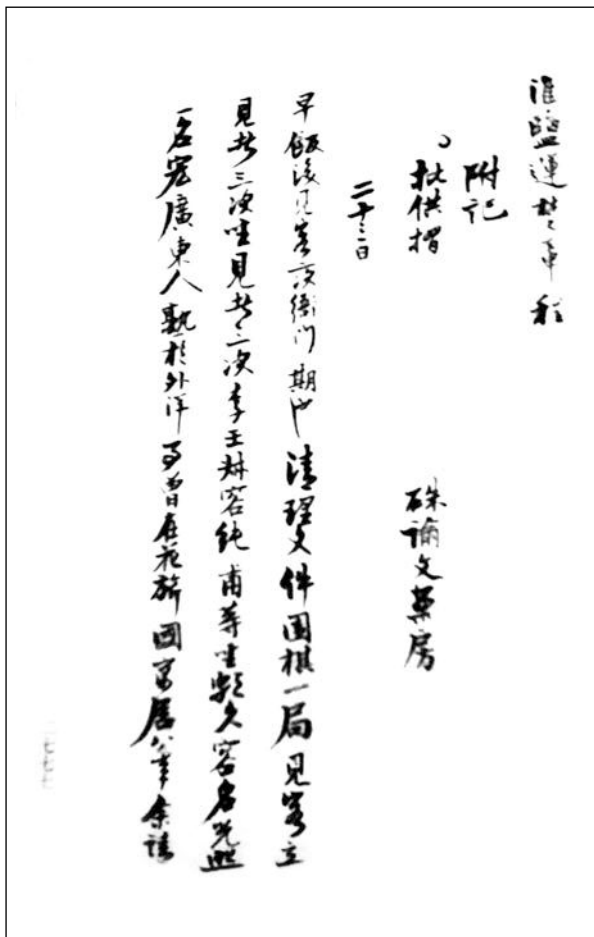
己之心，且須無種族偏見，無高傲之教育觀，無迴避當地律法約束之思想。吹毛求疵者與易於衝動者均不宜選派；祇選善於斷事者與長於審時度勢、隨機應變者。對於中華民族而言，傳教士一職須具備卓越之才華，其職銜祇能由思想上和心理上均完全合資格之人士充任。一位合乎資格者，可抵數十位無耐性之狂熱分子。狂熱分子無長久可用之作為，輕率莽撞，祇會斷送他人已有之基礎，造成惡劣影響。

（三）對契約權之堅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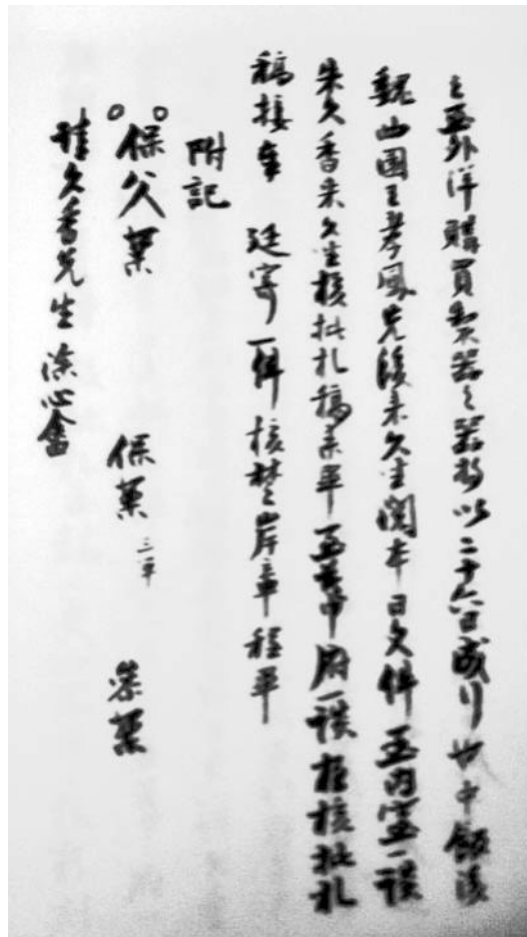
在商業或其它利益上堅持契約權，正當而合理；但在宗教問題上，則未免不智，尤其是條約中的“寬容條款”乃中國無力抗爭而被迫接受者。堅持這些條約上的權利，並無益處，祇會使人們不再嚮往基督之感召與教誨。當初，治安官命保祿離開腓利皮時，保祿當即遵命離開。基督教在華之宣揚，倘使傳教士亦有這般機敏，則與官員和民衆之諸多問題均可避免。

（四）給予傳教士準備之時間不足

某些教會犯了嚴重錯誤，以為傳教士抵華後幾個月即可出成績，沒有給他們充份時間瞭解當地之語言、風俗、特點及思維方法。保祿皈依基督後八、九年，內心世界方成熟，才能完全滿足為主耶穌効勞之所有條件。然而，當今社會奉行商



容闓在《西學東漸記》中稱，1863年初曾氏曾多番去信，急欲與其見面，而他卻遲至9月才抵達安慶曾氏的大本營與其見面。但筆者查曾氏日記同治二年七月至十一月，卻祇找到十一月廿三日（1863年12月3日）之頁有記載。（出處《曾文正公手書日記》第陸卷頁 2777-2778）



容闓在《西學東漸記》稱，1863年初曾氏曾多番去信急欲晤面，他卻遲至9月才抵達曾氏大本營安慶一見。筆者查曾氏日記同治二年七月至十一月祇找到十一月廿三日（1863年12月3日）之頁有記載。（出處全左圖）

業精神，總以為用幾年時間做準備既浪費時間、又浪費金錢。一名醫術高明的大夫，有責任瞭解病人之病情，更有責任瞭解其生活習慣、生活方式、衛生環境、遺傳傾向等各種有助於大夫對症下藥的情況。靈魂得病，這些情況更是萬分重要！

倘若傳教士祇粗通言語，說話夾帶濃重的洋腔，聽眾們聽不出一個字來，而祇懂得莞爾一笑或鬨堂大笑，又豈能寄望給觀眾們留下好印象？保祿接受聖靈召喚行使其命中注定之使命時，不但精通所到之地智識階層之語言，而且善於引用

文人騷客之詩文。正是經過長期而全面的準備，利瑪竇在華之文學勞動方產生極其重要之作用，使原本新奇之思想，猶如披上了華麗之中國衣裳，其成就之大，洋人中罕見。

有一個常犯的大錯，便是將傳教士由一個地區派往另一個講另一種方言的地區。時間白費在學習另一方言之餘，傳教士還動輒不自覺地講回先前學過的方言，演講於是乎變成南腔北調之鴉語。筆者就聽說過一名傳教士在香港宣道，講的是七分粵語、兩分閩南話再加一分寧波方音。

解標紹秋公孫快福公四子也

公往金山生終失書

展標紹秋公孫快福公五子也

長文揚 次昭敏

公生先緒丁丑年正月廿三日

公生先緒戊子年十二月初四

外交部郎中國樞密院安苑介臣紹秋公孫陶福公長子也

泰祿長子昭果入嗣

公生咸豐戊午年九月廿一日

公生 年 月 日 卒

行述

公年四十以官費學生留美力學精進歲時考試航冠其傳時家道中落月得官給零錢每蓄以寄歸養親長入耶魯大學肄業著有留美學生始末記一書刊行於世歸國後歷辦唐山礦務裕營粵漢安徽路政南洋北洋洋務上海南方報界球中國學生教華政香港上

此梁氏生二子

此陶氏

海北京青年會天足會會務生平重然諾謙和與寬於待人勇於任事歐美文學好道之士來中國者咸慕與之遊自清庭傾圮立憲後始稍涉政界應外務部儲才館之選任和會司主任歷經報聘日本勞關美艦修政津浦鐵路會議萬國禁煙商訂國際條約折衝樽俎悉協機宜今大總統袁公時方掌樞府及外交重其品學招入幕委以譯務並使在塾諸公子教弟子禮焉清未美國遠運庚子賠款公辦遊美學處考選學生親率赴美並設學校於北京清華園儲養遊美人才氏國成立後校費及遊學費皆歸公身任校長始創維持奔走呼號精力交瘁是以膺心疾不起遺囑所有財產俟夫人身後悉以撥充慈善之舉年之日路遠電報為之通告環球中外人士多為文哀之校中自生復錄資鑄銅碑一方嵌於校壁紀其生平事略以垂不朽

中華民國三年秋月

長昭果 次諸昆

此梁氏生二子

此乃唐國安之侄唐貽典所寫之唐國安生平簡介。

載於民國廿三年版《子英房譜》。蒙唐貽程先生慨允特刊於此。

(五)對本土神職人員缺乏信心

1890年之上海大會，與會傳教士幾乎一致認為，要使中國走向基督，就必須由本土工作者代勞。支持僱傭本土工作者及褒揚其辛勞之證據，更是多不勝數。應該承認，某些本土牧師及其他神職人員確實使教會蒙羞。但公正無私者大都將其歸咎於傳教士及派遣他們之教會組織，而不是墮落者本身。幾乎所有傳教士都懷疑本土牧師動機不純，認為他們祇不過以傳教為謀生手段罷了。但凡擁有一點自尊之人——中國人莫不如此——面對持這種想法之傳教士，除心灰意冷外，還能做甚麼？更有甚者，有些傳教士非但不加掩飾，還似乎捨不得向其本土助手支付微薄之酬勞。據G. L.梅森(G. L. Mason)牧師稱，未獲任命之助手月薪為四至八圓半，平均五圓（兩圓半金）；而獲任命之牧師，則為五至二十圓，平均

十圓（五圓金）。在香港和廣州，未獲任命之牧師平均可獲相當於四圓金之月薪，獲任命之牧師則為十圓金。以上可視為中國本土佈道者之一般薪水，某些驛站可能更少。

除了“高薪”之外，我們還發見本土基督工作者一律為泛泛之輩，完全無法與智識階級作對等交往。以為幾圓錢月薪便足以引來有真才實學之士為教會賣命，實乃大錯特錯。“生活薪水”對原籍牧師與駐外傳教士不可少，華人工作者亦然，須與環境之差異成正比，而不論薪水之支付來自外國基金還是本土基督徒。除非傳教士們樂於向有才華之士提供充裕之條件，以便其晉陞牧師，否則，教會裡祇會充斥着不受智識階級尊重的庸碌之輩。

再者，外籍傳教士刻薄本土工作者，亦使其工作效率銳減。本人便認識一些本土工作者，談

唐何查明實在數目嚴行勒追係依議欽此○初八日奉 上諭李秉衡奏保
東瀛捕能員請旨獎勵等語調補河津縣知縣朱慶元調補曹縣知縣公
頃調署清平縣知縣知縣朱鍾琪金鄉縣知縣張鴻鈞署鉅野縣知縣趙補陵縣
許通瑞前署曹縣現署在平縣候補知縣王鍾傳署曹州候補知縣蕭燦署
候補知縣汪慶全署城武縣候補知縣楊義芳以上各員均能整頓捕務破獲
著有成效著傳旨嘉獎該部知道欽此

容觀察閱請創辦銀行章程

銀行總綱四條

一開辦事權 銀行助自泰西英法諸國屢經改革愈變愈精要以美國為最
本銀行亦多採之今擬參攷美國銀行章程先設總銀行於京都預設分銀
各省城及通商口岸總銀行資本以一千萬元為額統由戶部籌撥 欽派
督辦并專派大員總辦分銀行即由督辦總辦陸續招商集股擇地開設所
行分行一切應辦事宜隨時擬定咨明戶部辦理

一印發券票 泰西有國債券無論數千百萬皆由銀行籌繳今息借商民之
合以國庫券為首長其章程如下

用機器製造或暫時先往外洋定造債券年息上釐以備各分行繳銀領券凡有
商民願買亦可照領銀票照資本定額如以一千萬元為本應提六成六百萬元
存庫此六百萬元中又以八成製為銀票計四百八十萬元票內載明有庫款存
抵本多票少隨時兌現與空出紙幣者不同自無折閱之虞通行各省可抵錢糧
繳歸藩庫即可作京餉起解開辦之後京外流通資本愈厚即照章加發銀票該
票之鋼模定製紙張定造經數十手而成正面華文背面西文又化紋工細斷難仿
冒仍由戶部編號加戳然後通行每月已未發各若干詳註冊簿發出銀票或
日久破損准換新票所繳舊票照明號數對眾銷毀

一擴充分行 總行既設官款分行應招商股京都繁盛可設分行數處各省會暨
通商大埠如上海等處次第招商開設泰西因領用券票稱為國家銀行今請設
立牌號稱為某某官銀行如集股十萬元應先繳銀三萬元給與借券如繳銀之
數股本多則借券遞加總合股本三分之一為度此項借券於各處官銀行開市
時仍繳存總銀行照給憑單每年給與年息五釐核照所繳借券之多寡減成另
領銀票所減成數又以股本多寡酌定等差股本五十萬以下者照所繳借券領
銀票九成五十萬以上者八成百萬以上者七五成三百萬以上者六成如此則

美國開設國家銀行條例

香山客 閱譯

第一節創立事權

第五千一百三十三條 舉辦國家銀行最少須有五人聚議一切辦事大略章程
以及各種規例總期於國家律例無相妨礙議妥後各行簽押另抄一紙交核計院
註冊存案

第五千一百三十四條 舉辦之人應立創設文憑簽押以昭信實文憑中聲明
一銀行招牌仍候核計院批准乃可

二銀行貿易地址其省名府名縣名城名鎮名村名

三銀行資本股份數目每股合資若干

四股東姓字住址每東執股若干

五所以立憑者緣為各股東既創設國家銀行得沾應有利益

第五千一百三十五條 所立創設文憑應在公堂或大律師處申報蓋印詳呈核
計院註冊存案

第五千一百三十六條 章程規例創設文憑簽定呈報註冊後創設股東合成一

公司其應得權衡列左

一利用公司圖記

二以創設之日起二十年為期然或因章程中訂明或因三分之二股東定議或
因辦事違例致將執照罰扣則不至期限亦可停開

三訂立合同

四不論上下公堂遇有訟事公司或原告或被告質審一如常人

五股東公舉董事董事公推總董副董僱用賬房及各司事人等取的保定賞罰
辭職更換等權

六董事可議行額外規條與律例無碍訂明資本如何提調董事如何公舉司事
如何分派產業如何調理生意如何做法照例應得權衡如何措置方為合宜

七董事總辦司事各等人可辦理國家銀行照例應為之事如收買欠票滙票期
票以及各項債票存放銀兩買賣金銀抵押款項領用鈔票等惟未奉核計院准
准開辦日期之前則除辦理開設國家銀行事務外不得擅為交易

第五千一百三十七條 國家銀行買賣執掌基地之權列左

一因建造銀行房屋必需之基地

及外籍同仁之刻薄時怨氣衝天。洋牧師們有時候將本土牧師及基督徒貶低：“華人之慵懶，之不信異教，之狹隘教育，已歷時三四十代人，我們不能期望華人牧師及基督徒，亦如洋人般勇於進取，亦具同等之宗教知識，亦虔誠有加，亦具同等之精神修為。”在談及七名畢業於山東登州府神學堂之學生時，倪維思(John L. Nevius)⁽¹⁰⁾牧師稱：“無疑皆為才俊，皆可造之材，然迄今無一人擢陞為牧師，而教會似亦無此意。”

面對令人懊喪之現狀，傳教士們對華人大本堂牧師及工作者之辛勞有何共識？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牧師道：“本土人士必可成為牧師及佈道者。論效率，論節儉，他們遠勝我們。”高學海(J. E. Cardwell)牧師說：“早期之教會，基督教由皈依基督之士傳播。如在華教會真的要發揮其優勢，承擔其義務與責任，則應迅速派五百名本土佈道者到全國各地，其作用將遠勝五千名外籍人士。故而，傳教士首要目標之一應是為本土教會培育一名合格之本土牧師。”布雷迪(W. Bridie)牧師則說：“作為成功僱傭本土人士之廣東團代表，(……)我想說成功之處主要在於各站直接由本土牧師管理，而且不設在傳教士住處。可以預言，廣東各站均有很大可能取得成功。”滿洲的牧師約翰·羅斯則云：“十七年前我去滿洲到今，已有二千人受洗入教。但我想說的是，基督教義之首要原則幾乎一律由本土人士灌輸。直接受外國傳教士教化而皈依基督者，我認為不超過四百二十人。於本人看來，培育本土佈道者乃擺在大會面前的一個首要問題。”

華人常被人指責唯利是圖。但令人欣喜的是，洋人傳教士們自己也說出了一些例外情況。不久前逝世的福州牧師李承恩(N. J. Plumb)便說：“多年前，有人出五十圓月薪，讓我們一位牧師去領事館工作。但他拒絕了，寧可留任牧師傳道，每月支薪三圓，至今依然是本會一位最出色能幹之牧師。而佈道者月薪為每人三圓，妻子一圓半，小孩每人七毫五分。”

汲約翰(J. C. Gibson)牧師亦有類似佐證。

本人亦認識一位年輕的文學碩士，他是廣州一家華文報紙的總編，兼任考科舉之富家子弟私人教習，年收入數千。皈依基督後，他寧可放棄所有收入不菲之職位，而去澳門基督學堂教授中國文學，每月祇領取三十墨西哥圓之薪水。雖然薪水微薄，但他除了料理日常工作外，將所有假日及空餘時間全部用於傳播福音之上，走遍澳門每街每戶，宣揚啓示錄之真理。他不但成了聞名遐邇、精通中國經典學說之學者，連文壇泰斗亦前來聽其講道，為他們當中出了一位深受基督感召之人而驚訝不已。而那些原打算揶揄基督教義之聽眾，則自制起來，一則尊重這位滿腹經綸之宣道者，二則怕其辯才過人，不是其對手。以上例子足以說明，華人並非一概粗鄙，在他們當中，一如在其它民族中，總能找到情操高尚、捨己為人之士，為自己信仰之事業而殫精竭力。

以現今之情勢計，若無殷富之本土人士加入教會，華人牧師及工作者之薪水，恐怕至少有一大部分要從外國資金中支付。但我們無理由指望華人基督徒來為全體本土工作者支薪，因為大幅加收本土教會現有貧困會員之會費，與石中抽血無異。教會須要決斷，是動用外國資金僱傭才俊為華人佈道，抑或留作洋人傳教士專用，而讓華人聽天由命。

(六)華文《聖經》及其它基督教文學作品平淡乏味

華文《聖經》及其它基督教文學作品平平無奇，乃基督教教會及傳教士們之另一過失。大凡語言平庸之作品，智識階層一概不屑一顧。他們對文采之器重，幾乎與作品題材等而視之，有道是“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佛經及佛教文學譯自公元3至6世紀，皆為中國文學之典範力作，備受著名學者推崇近五十代之久。佛學語言優美，佛法玄妙，故佛教對中國學人有奇特魅力，而不少觀察家更聲稱未來必有多人向佛。華人社會中，多年前同文書會即意識到迫切需要使其面向智識階層之出版物斐然成章。如今，他們的出版

物被當作從未讀過之讀物來讀，在學人中之影響亦遠勝從前。

時至今日，所有華文版《聖經》均平淡乏味，智識分子們視之如天書，而傳教士及其追隨者紹介之作品則更甚。但隨着“代表團版”和“施約瑟版”（Schereschewsky's）的殺青，此不利因素已大抵上被消除。如教會果真要履行義務，則現正翻譯之“和合版”的一個版本，文理堪稱絕佳，且為不折不扣的中國文學力作。此工作也許仍須徵用非基督徒，耗時幾年方可完成。但若要通過智識階級發揮其重要作用，以大力推廣基督教，則不論遇到何種困難，都必須完成。

（七）亟須詳細評註

各版本之華文《聖經》都應該重視對各章節的註解，評註並用，使其盡量明晰。凡有悖於眾所周知之自然法則或常理之章節，應據當今科學或理學，如實解釋。最大謬不然者，莫過於視華人為孩童，以為他們會照單全收，盲目接受。民衆無知，也許會暫時盲目接受，但士大夫們自視甚高，眼力甚好，非西人上乘之作難以接受。智識階層曾笑奇蹟為魑魅魍魎之創造，而不笑法力無邊神明之顯靈。倘要打消華人這一想法，則有必要以評註形式發行論文，廣為散播，仔細論述，力證奇蹟與自然法則並行不悖。

有傳道會始終反對向華人提供有評註之《聖經》，認為它本身淺顯易懂，十全十美，閱讀時祇要心平氣和，便不會產生誤解。但本人以為，此舉極為短視，極其不智。因為華人仍未準備好接受《聖經》之教義，純粹出於對其精神上之認同，未加評註，不可隨便提供。而士大夫們對基督教的最惡劣攻擊，有些正是以《聖經》內容為武器。《聖經》中一些難題，使基督教國家之思想家們亦感困惑，而在無導師釋疑和有意作對的人們心裡，則產生截然不同的、每每教人震慄之效果。在華之羅馬天主教徒，亦如在它處般，對經書問題倍加小心。他們認為，嬰孩不宜吃韌肉，東西方均如此。

滬滬專員唐國安觀察像



HON. TONG KAI-SOON
Imperial Commissioner
International Opium Commission

外務部特簡萬國禁煙會

唐國安代表中國呈交《關於中國鴉片問題之報告》時，官職低微，僅為試用州同五（從六品），卻獲得外務部破格（特簡）錄用。結果，唐國安不負重託，在萬國禁煙會上贏得中外一致贊譽。（全國報刊索引《晚清期刊全文資料庫》宣統元年《青年》）

除了評註外，絕對需要對《聖經》中經常出現的有關史地、人種、文學等典故，以註解或字彙形式加以全面詮釋，而為不同章節配上標題，為不同書籍附簡介，為《新約》、《舊約》設弁言，皆十分有用。任何譯本，不論文采斐然，抑或簡淺易懂，無論採用何種方言，對知識貧乏之華人均不顯淺，不易明白，文字詮釋決不可缺。單獨之評註及小冊子固然有某種效果，但不可寄望其與載於《聖經》之註解及字彙解釋具有同等功用，因為這種小冊子或評註常與詮釋之書籍分開。

發行通行本基督文學作品，文體須合乎民衆口味。但要取得智識階級對基督教之支持，則為學人們提供文采斐然之文本以滿足他們之需要，亦同等重要。因為普天之下，也許祇有中國之民衆對文人墨客言聽計從，亦步亦趨。透過大眾產生自下而上之影響，使中國皈依基督，也許不失

请将唐绍仪暂留北洋襄办交涉事宜折

光緒三十年八月二十一日（一九〇四年九月三十日）

奏：为北洋交涉紧要，微臣病躯难支，吁恳天恩俯准，暂留贤员以资襄助，恭折沥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恭阅邸抄，光緒三十年八月十七日奉上谕：直隶津海关道唐绍仪著开缺，以三品京堂候补，赏给副都统衔，前往西藏查办事件。欽此。该京堂唐绍仪自应钦遵赶紧料理经手各事，迅即驰往。惟臣连日体察情形，反复审筹，有不得不吁恳于圣明之前者。伏查自交收天津以来，各国联军迄未撤退，概以津埠为总汇，又为各国人出入门户，交涉繁杂，与庚子以前迥不相同。而两年来，中外相安，无大枝节者，微臣一手一足之烈所能济事，实唐绍仪暨佐之力居多。本年日俄构兵，我守中立，稍有失当，牵动全局，而因应之难，筹维之苦，久在圣明洞鉴之中。臣自交收后，心血极亏，肝热甚盛，两月来百方调治，迄未复元，事稍棘手，立即作烧，臣家金称必须静心调养，方可渐次就痊。然受国厚恩，值此时艰，何敢遂行请假休息，而力疾从公，亦惟赖唐绍仪遇事襄助。至唐绍仪在津历办各事，不但情形熟悉，每多力持大体，补救于无形之中，即其现在所经手未完者，如办理海河工程、商订津值铁路条款、筹收开平煤矿秦皇岛口岸、商务、临城矿务，或已有头绪，或仍在相持，均属关系重要，一时亦实无人可以接替。臣非不知

1015

西藏事件需人前往查办，倘臣躯尚可支持，时局稍就平易，断不敢冒昧陈请，实以东方大局日益艰巨，臣又疾病侵寻，万难独任繁重，且以全局衡之，东北为根本重地，实较之西藏尤重且急，宜策群力以经营。如唐绍仪者，才识卓越，志趣正大，而谙练交涉，冠绝辈流，将来东方结局，应付极难，留备筹划，实亦必不可少之才。况现在北洋实难暂离，臣之体弱事繁亦必须有人襄助，合无吁恳天恩，俯念北洋紧要，臣病难支，特准将唐绍仪暂留北洋襄办交涉事宜之处，出自高厚鸿施。披沥上陈，不胜迫切悚惶恳祈待命之至。

谨恭折陈请。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緒三十年八月二十六日奉朱批：唐绍仪仍著遵旨前往。所请毋庸议。欽此。

口北剿匪出力文武员弁实系军营 异常出力恩恩照拟给奖折

光緒三十年八月二十八日（一九〇四年十月七日）

奏：为口北剿匪文武员弁实系异常出力，恩恩仍照原保给奖，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保剿办口北马匪出力员弁一折，兵部议复，应照奏定东三省拿获马贼保奖新章，马贼仅止劫掠村庄，官兵杀获数十人至百人，其尤为出力者，照寻常从优，所保多系免补，不符定章，应照章给予补缺后升阶尽先班次，等因。在部臣固属慎

1016

百数十人，络续东渡，但费重时长，皆难普及。因议订官绅游历之法，期于祛锢蔽而广见闻。亲民之官莫如牧令，凡学堂督察农工诸大政，皆关紧要，宜有师资，现通飭实缺州县人员，除到任已久，未便令离职守外，其余新选新补各员，未到任以前，酌给津贴，先赴日本游历三月，参观行政、司法各署及学校实业大概情形，期满回国，然后飭赴新任，并责令呈验日记以徵心得，数年以后，出洋之地方官日见增多，庶新政不致隔膜。此派官游历之办法也。又，以各州县学堂工艺诸端，官不能独任其劳，皆须绅董相助为理，特以风气未开，或漫不经心，或暗相掣肘，现通飭各属公举品端学粹之绅，咨送日本游历四月，应需经费有取诸学者，有另行筹备者，每州县至少须送一人，选派护送员、译员随同东渡，此遣绅游历之办法也。

方今时局更新，惟有上下一心，博采邻邦之良法，此项官绅游历为目前行政改良之渐，即将来地方自治之基。

所有分飭官绅游历缘由，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光緒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奉朱批：知道了。欽此。

革员蔡廷干请销去严拿正法罪名 留于北洋差委片

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十八日（一九〇五年七月二十日）

再：已革游击北洋海军都司蔡廷干，昔曾游学美洲，熟谙

1162

工程图算。回国后，入海军学堂学习驾驶。甲午之役在威海力战，左臂中子弹投水被擄，不肯发誓，经日官将该革员解禁大阪监狱，及两国交俘时，即将该革员释放，前督臣未经查明被擄情形，以该员潜逃奏参，革职严拿，拿获即行正法。迨该革员被释交还，重赴美国考查政治、学校、及农、工、商等事，未及投案声明。近闻该革员回抵香港，深知其才尚可用，经臣调令来津，当即考询所学，于西国政法艺术，颇有心得，而才识亦优，实为不可多得之材，而当时实系被擄，并非潜逃。查甲午之役所有被擄人员，均未置之重典，蔡廷干事同一律，自应量予开除，合无仰恳天恩，俯念时局日艰，洋务人才难得，准将该革员蔡廷干严拿正法罪名销去，留于北洋差遣委用，以观后效，出自鸿慈逾格。

谨附片陈请，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緒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欽此。

经征烟酒税出力各员嗣后 拟按收取银数核计请奖片

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十八日（一九〇五年七月二十日）

再：查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六日，钦奉上谕：百度之兴，端资经费，现值帑藏大绌，理财筹款尤为救时急务，前经户部通行各省，整顿烟酒税以济要需，据直隶总督袁世凯奏

1163

袁世凱接掌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之位後，大舉賢良，大批幼童受其重用，包括唐紹儀、梁敦彥、蔡紹基、梁如浩、蔡廷幹、詹天佑、吳仰曾、曹嘉祥等等。從這些奏摺看來，袁氏乃蔡廷幹之救命恩人；而詹天佑則受其力保，得以繼續主持京張鐵路之建設，成就此驚天偉業，袁氏功不可沒；但當唐紹儀以副都統銜候補三品京堂身份赴西藏與英人談判時，袁欲留唐於身邊襄辦北洋事宜，卻遭光緒帝反對，朱批：“唐紹儀仍着遵旨前往，所請毋庸議。”而唐亦不負重託，成功收回西藏，挫敗英人之圖謀。

（供稿：鍾仁國，出處：《袁世凱奏議》，天津古籍出版社，1983年6月）

為良策。然而，一名善戰之將領攻城時不會祇攻正門，而會想方設法迅速瓦解敵人之城堡。以今日文人騷客之傲氣，對基督教義之冥頑，基督使者們當養精蓄銳，因為繼續抵抗下去，將會嚴重阻礙宣教運動之迅速成功。

(八)洋傳教士及本土牧師之教育低下

眾所周知，由原籍教會派遣來華之傳教士中，不少人獲得推薦主因是熱衷於精神生活及對拯救異教靈魂有強烈慾望。但他們的教育水平，卻遠劣於成功入世者之水平。專材時代，唯卓絕之材方可馳騁工商界，駑馬拙材，難以在傳教領域建功立業。佈道者的工作十分艱巨，教育水平及人生歷練均要高人一籌。故傳教會有責任確保派遣來華之士，不但要熱衷於精神生活，更要合乎作為一名成功傳教士其它所有的條件。

至於本土牧師教育水平之低下，其羣羣大者，堪稱傳教站之印記。他們通常來自低下階層，有木匠、門衛、厨子、遊醫等，人雖良善，未經適當之訓練而充任某些傳教組織之牧師。祇有極少數牧師畢業於神學院，而大多數人連本國文學都知之甚少，對基督教之教義更是模糊不清，無怪乎智識階層不願浪費時間聽他們講道。

(九)在通商口岸傳教不智

凡立場中立之觀察家，幾乎一致認為，迄為止基督教在華各通商口岸之傳道工作全部失敗。來華傳教士們常懷有滿腔宗教熱情，熱切期盼對華人進行拯救。然而，一旦置身於物慾橫流、道德敗壞之通商口岸，其熱情與愛心須臾間烟消雲散。種族偏見在各通商口岸十分明顯，外國傳教士每每無力抗拒，祇能聽之任之，乃至羞於與華人公開發展社交關係。

再者，通商口岸之本土分子物慾極大，不值得傳教士們去耕耘。他們對“口岸”趨之若鶩，求財之心昭然若揭，根本無暇潛心宗教之真知灼見。經驗表明，縱使他們當中一些人聲稱信奉基督而加入教會，但仔細觀察其動機即發見，反傳教士之洋人稱呼他們為“吃教徒”似乎不無道理。本人認為，應派傳教士深入中國內地工作，

而不要管這些通商口岸。這樣，不僅可使傳教士們離家時的熾熱之情不減，更使其更快而準地掌握本土語言、禮儀和習俗。當然，這些言論不適用於在通商口岸從事教學之人士，及工作不受上面影響之人士。

目前進展的一個緣由

本文之主旨雖為論述基督教工作之困難，但本人在此忍不住要說一下，有一非常重要之因素推動華人教會發展至今，而假使原籍傳教會表現出更多的贊賞，更多的關注，其效果必定遠超現今。我要說的是，各階層之本土牧師及佈道工作者們的勞動成果，以及他們在極其艱苦、令人懷喪的環境下表現出來的練達。本人有幸結交幾位名震港、滬之本土牧師朋友，更深感榮幸的是，本人可認證他們之人生極有意義。他們為基督教之事業嘔心瀝血，為大眾之啟蒙孜孜不倦。

廣州的文科碩士鍾榮光先生皈依基督後之神奇效應，前頭已說過。如今，他在澳門除了使盡渾身解數擴大及增強基督文學對華之影響外，還在基督學堂從事令人欽佩不已的工作。尚有數十人也像他那樣，一旦皈依基督，即能對每每炫耀孔學堅不可摧、決不會被基督俘擄之士大夫們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

最近任職香港聖士提反堂(St. Stephen's Church)牧師之本土人士鄭逸壽，精力過人，多才多藝。他人品好，威望高，令人心悅誠服。外國教會官員與華人教會委員會何時出現棘手之問題，他都可以理順分歧，平息爭端。由於他的努力及個人美德，聖士提反堂成為香港各本土教堂中最為鼎盛之教堂。雖然教堂開支每年有幾千圓，但全部由本土教會會費中支出。而另一所耗資七八千墨西哥圓、同樣有他功勞的美侖美奐的本土教堂，最近已矗立於香港島對面之九龍城。

另一位本土牧師，亦為香港及鄰近地區之華人立下不朽功勳。他便是三年前死於工作崗位上的王煜初牧師。正是他使香港的獨立教會⁽¹¹⁾免於

北洋办理洋务出力人员 三年期满择尤请奖折

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一九〇六年一月十二日）

奏：为北洋办理洋务，三年届满，谨将尤为出力各员，酌拟奖叙，开单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北洋为通商总汇，交涉烦剧，甲于各省，自光緒二十八年收回天津以后，经臣设立洋务局派员分任其事。维时联军甫交，而津城通海畅道一带，留驻各国兵队尚多，凡接收地段及与各国武官往来肆应，动关交涉机宜。而天津为各国领事驻扎之地，中外交接事件，日益纷繁，必须遇事详筹，始克臻于妥善。且直隶境内，为京榆、芦汉、正太各铁路所经，交贯纵横，四通八达。各国洋人之经商口岸、游历内地省，踵趾相错。而各郡县教堂林立，保护稽查，均关紧要。遇有交涉重要之案，辄须派员四出查办。全赖在事各员，奋勉从公，和衷商办。各该员或司传译之职，或任案牍之劳。或则酬接于敦睦，或则折冲于樽俎，类皆宣勤夙夜，无间暑寒，用能辑睦邦交，华洋安谧。计自光緒二十八年八月初一设局之日起，扣至三十一年七月底止，业已三年届满，所有在事尤为出力各员，据该局详请奏奖前来。

臣维北洋自兵燹以后，凡地面交涉各事，动辄关我主权，系人观听，而联军驻境，外交尤不易为功。经臣督飭各员，竭

1224

力图维，尽心经理，外敦国际，上冀畿疆，所有在事各员，诚不无微劳足录。查各县办理洋务出力人员，均按三年照异常劳绩奏奖一次，历蒙批准有案。北洋交涉繁重，迥非各省可比，综此三年之中，其事机之艰巨百出，又迥非昔时可比。此次请奖，仅止十数员，实已厘剔再三，委无丝毫冒滥，谨缮具清单，恭呈御览。吁恳天恩，准照所请给奖，以资激励而励将来。

除飭取各该员履历分咨外务部、吏部查照外，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奉朱批：该部议奏。单并发。欽此。

〔附件〕谨将北洋办理洋务三年届满，尤为出力各员，按照异常劳绩，酌拟奖叙，缮具清单，恭呈御览。

候选道颜世清，拟请俟分省后归候补班补用。

候选道曹嘉祥，拟请加二品衔。

直隶候选知府左运珉，拟请免补知府以道员补用。

直隶试用同知严廷璋、直隶候补直隶州知州冯元鼎，均拟请免补本班以知府补用。

遇缺即选同知程经世，拟请免选同知以知府仍遇缺即选。

候选同知侯良登、金采，均拟请免选本班以知府选用。

候选布理问雷其浚，拟请免选本班以知州选用。

分省补用府经历徐远，分省补用县丞周宝辰，均拟请免补本班以知县仍分省补用。

直隶试用县丞金汤、黄荣阶，均拟请免补县丞以知县补用。

候选县丞华世瑄拟请免选县丞，以知县不论双单月尽先选

1225

津海关道梁敦彦请赏加二品衔片

光緒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再：查津海关道梁敦彦，办事精详，长于交涉。此次臣遵旨查办遵化地案。颇赖该道从容商办，不动声色，卒将印契收回，地价给领，用能结此要案，洵属因应有力，不无微劳足录。合无仰恳天恩，准将该员梁敦彦赏加二品衔以资奖励，出自鸿慈逾格。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初五日奉朱批：著照所请。欽此。

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折

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初二日（一九〇五年八月三十日）

奏：为时艰日迫，亟图补救，拟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妥筹办法以期有利无弊，恭折会陈，仰祈圣鉴事。

窃维科举之弊，古今人言之綦详，而科举之阻碍学堂，妨害人才，臣世凯、臣之洞等亦迭经奏陈，久在圣明昭鉴之中，无须缕述，以渎宸听。是以前奉谕旨递减科举中额，期以三科减尽，十年之后取士概归学堂，固已明示天下以作新之基，而

1186

袁世凯接掌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之位後，大舉賢良，大批幼童受其重用，包括唐紹儀、梁敦彥、蔡紹基、梁如浩、蔡廷幹、詹天佑、吳仰曾、曹嘉祥等等。從這些奏摺看來，袁氏乃蔡廷幹之救命恩人；而詹天佑則受其力保，得以繼續主持京張鐵路之建設，成就此驚天偉業，袁氏功不可沒；但當唐紹儀以副都統銜候補三品京堂身份赴西藏與英人談判時，袁欲留唐於身邊襄辦北洋事宜，卻遭光緒帝反對，朱批“唐紹儀仍着遵旨前往，所請毋庸議。”而唐亦不負重託，成功收回西藏，挫敗英人之圖謀。

（供稿：鍾仁國，出處：《袁世凱奏議》，天津古籍出版社，1983年6月）

夭折，而教會經徹底重組後，更獲得倫敦教會之援助。王煜初很早便開始作育英才，宣揚基督，而其他牧師及教堂紛紛倣效。他堅決支持禁煙運動之餘，更不遺餘力地參加各種教化民衆、為民衆謀福祉之運動。他對基督教文學貢獻巨大，為世所矚目。到生命的最後幾年，他仍潛心教授《拼音字譜》(New System of Character Writing)——他的一項發明，希望將中文簡化為便於掌握之拼音後，無文化之鄉親父老可更快地掌握更多知識。這便是已故牧師王煜初之生平及貢獻。總之，“佈道與中華復興最終要靠王煜初這種本土牧師去實現”。

已故牧師顏永京之生平和著作，老一輩人都知道，無須在此細述。他畢業於俄亥俄州肯尼恩大學(Kenyon College)，獲碩士學位。回國之初，他先從商，幾年後獲委任為執事而加入牧師行列。他在漢口和武昌十二年，成為位於重要貿易中心的美利堅教堂的先驅人物。其後，他執掌聖約翰書院近八年，其間翻譯多部有關教育、哲學及神學的十分重要的著作。1886年，他任救主堂司鐸，直至1898年6月逝世。一生中，除神父工作外，他還積極參與各種活動，乃禁煙會、天足會、中國基督教聖書會、基督徒奮進會等社團之靈魂人物。他一生中有三大人格魅力，即捨己為人、剛勇超群、意志絕倫。

還有一位值得一提的牧師叫吳虹玉，上海及鄰近地區的華人的傳教工作，均與其有關。吳虹玉曾在美利堅接受英文教育，約四十年前回國後畢生致力於傳播福音。他不僅在通商口岸上海傳道，更在其原籍地江蘇省周邊地區的許多村鎮傳揚福音。他的光輝事蹟及崇高品質，遠近聞名。他樂善好施，有求必應，一雙手永遠停不下來，他不愧是基督教之絕佳楷模。

教士人手匱乏

還有一個問題也值得一提，那便是教士人手匱乏，不足以應付中國遼闊無邊的疆土。不要忘記，在華佈道一年則對應於百年之偶像崇拜與愚

昧無知；一座教堂對應於數百座大小寺廟；一名傳教士對應於數千僧侶或祭司；一名皈依基督之士對應於數千偶像崇拜者。也許，這已足以令歐美基督教會悵然若失，大呼中國不愧為宗教之直布羅陀，不借助超乎聞見之大軍，無以將其降伏。一名傳教士於1898年寫道：“山西的傳教站最多，但若使各站平均分佈，每站仍須應付一千二百八十五平方英里。此情形猶如美利堅之羅德島僅一鎮有教堂，而教會牧師及成員須負責全州及與康州接壤大片區域之佈道工作。湖南祇有一站，卻須負責相當於一個馬里蘭州與兩個佛吉尼亞州總和之大片地方。江蘇祇有一站，卻要負責一萬零四百五十四平方英里之地；貴州一個站要負責一萬二千九百一十一平方；雲南為一萬七千九百九十五平方；廣西則為一萬九千五百六十二平方。不用說，這片領土尚未為耶穌基督所有，尚有大片領土未被佔據。”

顯然，當下或不久之將來，歐美教會均無法派遣足夠人數佔據中國之遼闊領土。欲使中國歸於基督麾下，唯有寄望中國本土之基督兒女，暫以外國傳教士為領袖、高官、顧問及嚮導，積極投身基督大軍行列。

今談談所謂在華佈道之外在障礙。外在障礙不在基督教會管轄範圍之內，他們無須負任何責任，我們祇扼要說明即可。外在障礙之影響不小，間或較內在障礙更能拖緩中國基督教運動之步伐，唯其趨勢常變，但不具攻擊性。

1) 孔教影響無處不在

若孔教可看作宗教，則孔教已為華人之國教逾二千載。政府之綱領即建築於孔教教義之上，其它教派則被當作旁門左道，概不承認。政府和人民不願背棄孔學去皈依它教，乃因為他們崇拜孔子及其偉大之道德學說。在中國，孔學之地位至高無上。西方之哲人，從畢達哥拉斯到斯賓塞，均如鏡花水月，可遇而不可求。而中國之哲人，則可遇、可求、可親、可敬。他們不單教思想家們感興趣，更數千年如一日地指引平民生活。一位作家有如此妙述：“孔子(至聖先師孔夫

子)為王，凡二千五百載，涉四分一人類。影響之巨，民族烙印之深，佛祖亦無，亘古未有。”

從古至今，歷朝皇帝每半載必到北京的孔廟隆重拜祭“先師”。最令西人詫異者，則是古人的智慧竟能化作道德血液，在個人、國家、社會、政治中流淌，生生不息。

2) 中國政府對基督教之敵意

歷史表明，凡須數百載方可在人民中立穩根基之宗教，祇要政府不表態支持，則政府極有可能會成為這種宗教的障礙。經驗表明，在華之基督教亦概不能外。而政府執掌之宗教，則發展神速，中國的歷史便是證明。六朝皇帝信佛，則佛教興；元朝皇帝喜回教，則回教盛。要釐清政府敵視基督教之緣由，也許殊非易事。但我們不妨認為最可能之緣由是，政府憎惡傳教士干政，質疑傳教團別有用心，懼怕政治掠奪、領土擴張及其它因暴亂和屠殺引發之索償，以及害怕基督教取代孔教之國教地位。政府敵視基督教及一般宗教，亦因其深信宗教不屬涉及實際問題之政治範疇，故一切改良對宗教均不予支持或理會。政府對基督教之深惡痛絕有多方面表現，最重要者，也許莫過於康熙聖旨之廣泛流佈：“禁絕異端邪說，以弘正說。”這一著名聖旨，原本專門針對佛教之於孔教，如今却被詮釋為直接針對基督教義，警告民衆不可信奉。

士大夫與其敵對情緒

(一) 官僚與士大夫之恨

誠然，官僚階級與士大夫們對基督教之仇恨早已根深蒂固，事實存在，不容置疑。但此種無故的恨，竟主要緣自無知。縱使新教入華已逾半個世紀，但位高權重者對基督傳教團之真正意圖、教義及習俗，仍舊不甚了了。他們仍視內地之傳教士為政治特使，旨在借華人之皈依促成其侵華目的。官員們至今祇知派遣外國公使與領事之基督教，祇知關乎暴動與訴訟之基督教。他們的仇恨還源自內心之恐懼，恐防拜基督最終演變

為一曲孔教輓歌而極力阻撓。其三，則是基督教給中國官員們之日常生活帶來麻煩。如今，基督徒不可為官。基督官員一旦徹底背棄孔教禮儀，公開承認基督，則其仕途不長矣。還有一個原因是，他們驕傲自滿，不可一世。智識階層今大聲疾呼：“知識及物質文明，我所取也；基督文明，非我所取也。”他們深信，中國無基督教亦可獲基督教之裨益，對因果規律一無所知，可憐至極。

(二) 百姓之貧窮與無知

中國人貧困，因而物慾極大。為稻粱謀之故，他們每日拚搏，既無暇思想精神生活，亦因空腹餓肚，不容精神修煉之真理。普世文明進步人中，恐怕唯有華人精神修煉極少，物慾極大。故而，他們的靈魂幾乎一概肮髒，祇求取眼前之利益，而罔顧將來之更大利益。一位關注華人之觀察家曾說：

普天之下，入夜空腹而睡者，中國最多，不計其數；異教國家中，囿於性別而受害之女性，中國最多；男人犯罪而遭懲罰者，中國最多；新娘、媳婦自盡者，父母殺害女兒者，中國最多。——而這一切，祇因甜蜜之生活乃滿腔怨恨，生存乃十足受罪。⁽¹²⁾

民衆愚昧無知，不諳精神修煉，亦不懂世俗事務，也是他們對基督教避而遠之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民衆普遍多疑，懼怕巫術，相信藏怨宿怨，相信病人或死者遭砍手斷腳之說，以及其它所有涉及基督傳教團的荒謬絕倫的傳言——這一切依然在他們心裡作祟。道光帝頒佈寬赦令時，亦情不自禁地推波助瀾，使人以為基督徒確實取病人眼睛治病。此論在無知大眾中反復傳誦，而士大夫們又煽風點火，使人深信基督教乃西人之宗教，而孔教則是華人之宗教。是故，棄孔教而取基督者，不啻自願背叛祖國，成為社會與政治之棄兒。這種觀點影響最大，也許超過其它所有影響之和，因而令更多無知民衆遠離基督教。對基督教避而遠之的人中，亦有不少是因為自視極

高，認為祇有自己才文明，其他人均為野蠻人。他們的格言是：“向聞我化蠻夷，未聞蠻夷化我。”他們說，孔教囊括基督教所有美德，而基督教祇及孔教之秋毫。

(三)本土皈依基督者社會地位低微

皈依基督之本土人士，全部來自最低下階層，極少或未曾接受過任何教育，此乃不爭之事實。基督教確實是先立足於民衆，後漸次向高層傳播。但從經驗看來，此法既非最迅速，亦非最奏效。本土基督徒普遍出身低微，讀書少，生活苦，地位低，他們對社會之影響幾乎為零。偽善如法利賽教徒般之士大夫們，因此奚落基督教祇適合低下、貧窮和愚昧階級及其他社會棄兒。基督教友們無不真誠希望，早日看到達官顯貴們改變其對基督教之態度，希冀消除不利影響後，本土教會能發展迅猛。清恒理(Henry Kingman)牧師曾云：

大不列顛之基督化，一概始於王公貴冑，由其自上而下，而非先改造人民，最後改造國王。是故，入教與否，悉聽統治者之喜好。

尚有其它困難亦不可小覷，須簡單一提，反基督文學之刊行便是。此種刊物，官員們或多或少地真心阻止過，卻未完全遏止。還有，基督文學發行量有限，方言不一引發問題，交通、通訊設施有限，以及當今政府對一切改良運動態度保守等等。

困難之排除

以上諸種困難，乍看也許巨大無比，令全體教友及祝福中國之士垂頭喪氣。但細想之下，要清除或消滅這些困難，也許亦非難事——祇要教會及原籍傳教會認清責任，採取必要之補救措施即可。

認識到中國乃異教之直布羅陀，就必須付出相應之力量、禱告及犧牲，將其征服。欲將此人口大國併入耶穌基督之王國，教會在實施其領土

及政治圖謀時，不可向世俗力量屈服。既然必須付出極大之犧牲，方可迅速征服這一老牌帝國，那末，本人倡議不妨採取大膽之不抵抗政策，並廢除傳教士們的治外法權，讓中國人臉上有光地、滿懷柔情地去迎接他們一向在高雅文學中稱呼之“遠人”。也許，有三五人要步聖司提反後塵而以身殉道，但倘可使華人看到基督教會的殷切之情，知道他們隨時準備為了華人的精神修道與道德救渡而犧牲一切，則殉道非常值得。

去年江西之亂，致兩名天主教神父及幾名本土基督徒身亡。原因之一乃至主因便是挖眼謠言之流佈。有鑒於此，有密切注視傳教問題之觀察家建議，將全省所有基督教設施置於官府監督之下，使傳教士與華人達至充份諒解。地方長官親自巡視，以巡視為例行公事，並定期向上級機關彙報。如此，傳教事業可獲極大推廣，而基督教亦得到官府認可而獲得穩固地位。

同時，可在京試行設置代表宣教團利益之非官方代表，免得外交人員趾高氣揚，乃至常常飛揚跋扈，亦免得落下不服從其要求之後果。此人不妨稱之為“仲裁員”，將對基督教在華之宣傳產生不可估量之作用。因為他無須外交上種種繁文縟節，即可平息摩擦並適當改善各省之困境。此計不會遇到任何不可克服之困難，因為在天主教宣教工作中其實已有先例，而且順利推行多年，成績喜人。總之，若要清除基督教工作之最大障礙，則傳教會及傳教士們應努力使其事業脫離一切政治利益。有朝一日，聰明之中國將會被說服，基督徒與華人其實可同時並存。最重要的是，有朝一日中國將看到由本國教會主持之本土牧師，看到洋傳教士們不表露其洋人身份，而與本土皈依者們共同面對宣教工作必定遇到之種種危難與屈辱。倘如此，基督教必定能在偉大的中華帝國立足，而帝國之皈依，最終必定使遠東亦皈依基督。

欲消除民衆愚昧無知而產生的阻礙基督教傳播的影響，傳教士們和原籍傳教會須付出極大努力。教會學校乃傳揚福音之最有效途徑，而基督

教義則是最佳講題。因為當中會出現未來中國之領袖與統帥，而他們必將對中國產生極其重要之影響。各教派之傳教會做得不錯，已在中國各地建立了不少傳教學校，學校越多，在華傳教的步伐亦將越大。

婦女教育

對婦女們的教育刻不容緩。不信洋教與愚昧無知乃她們心頭堅固之堡壘，而教會迫不及待要攻克它。如若婦女們得到適當教育，則中國之佈道工作，便可透過母親影響子女，妻子影響丈夫，自然展開。另一手段亦可促使基督教在華迅速傳揚，那便是擴大基督教文學佳作之流佈。但要取得令人滿意之文學效果，則萬不可僅從外國書籍逐譯，至少不能用其語言。有人說，要使中國皈依基督，就一定要依靠本土人士。也許還可以加上一句：要出文學佳作，就一定要依賴本土人士，而非充其量粗通中國文學之洋人。教會務必聘請真正有文學才華之華人基督徒，寫出完全不用外國素材的一流的基督文學，但外國主張和理想也許可看作例外。

為增進傳教士之影響，減少他們與華人之間的磨擦，務使其進一步收斂其洋人身份和天生陋習，融入華人之中，一如基督之於猶太人，保祿之於非猶太人。基督教要在華立足，傳教士們必須學會體恤華人，使華人視其為真心朋友，而非禍患。但願來華之傳教士，為也許會置其於死地之華人帶來不朽之愛。但願他們做上帝的顯靈僕人，帶來藏於聖龕內、每日更新之聖靈之所有精神恩典。但願每一分秉賦置於聖壇上，為基督之事業盡心盡力。傳教士們應盡可能忘記其外國國籍和習性，全面體恤華人之苦難。既然傳教士們已有兄弟在其祖國使基督教義和方法適於西方之需，那他們亦當使基督教義和方法適於華人之需。

從以上可見，各階層之本土佈道者已取得豐

碩成果。顯然，要使他們再接再勵，教會必須立刻創辦更多學校，專門培訓年輕人。這樣，既可滿足迅速壯大的本土牧師人手的需要，又可培養他們成為教會學校的教員。同樣，要使本土基督工作者傾盡全力，傳教士們必須將其現今奉行之不信任與不欣賞政策，改為真心體恤和衷誠合作。要使秉性純良之才俊為教會工作，則本土基督工作者的薪水亦須作大調整。牧師月薪五圓金，《聖經》女教員兩圓金，祇會吸引窮困無用之人為基督服務。最重要的是，傳教士們萬不可表現出半點的比本土工作者高人一等，或萬不可由西人之高標準去衡量其工作。可以預見，在以後多年裡，華人基督教工作者們在現代學習與道德修養上，均不如其外國同仁。但假若我們以其個人能力與機會來看其工作，則我們會發見，有時候他們的功德勝過成績優於他們之西方同仁。

如原籍傳教會及在華傳教士們樂於落實上述重要之改良措施，而全體傳教士全心全意體恤華人，則本人以為，基督教之傳揚必定大有長進，未來十年之功，必遠勝從前之總和。如依上述途徑，與中國政府、人民和士大夫們求同存異，則在華之佈道問題將少之又少。洋教入華之初，朝廷一律表示友好，祇有個別偏袒一派而排斥它教之情況例外。各級官僚非議宗教，但中國皇帝卻與各教修好。這種良好記錄，使我們深受鼓舞。我們知道，不論人們意志如何堅定，拒不睜眼，但真理之光芒決不會永被遮蔽。我們心存希冀，基督教成為中華國教之日不遠，必定能激勵教會、傳教會、傳教士、本土基督徒及無數中國友人，使他們再接再勵，努力不懈。

[原文連載於1905年8-12月的《環球宣教評論》(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英文原題*Obstacles to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現藏美國密蘇里州斯普林菲爾德市(Assemblies of God Theological Seminary)的 Cordas C. Burnett Library。⁽¹³⁾本文原稿由該館 Corwyn Celesil 女士無償提供，特此鳴謝！]

遊美始末與收穫

有關唐國安的資料，可以說比較匱乏，且零散不全。從各種資料看來，他一生中發表過不少演說和文章，內容涉及宗教、鴉片、教育、外交、女子纏足、體育等方面。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基督教在華傳播之種種障礙〉(*Obstacles to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和本文〈遊美始末與收穫〉(*History and Outcome of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故此，耶魯大學亦在有關傳略中專門提到了這兩篇文章。筆者按圖索驥，幾經辛苦，終於在劍橋大學圖書館找到了本文。原文為綫裝單行本，無封面，未署作者⁽¹⁴⁾，係1888年2月11及18日的 *The Chinese Times* 的重印本。據悉，國內外有多位研究唐國安的學者都在尋找此文，筆者有幸捷足先登。現特遙譯介紹給讀者，以期對唐國安研究有所裨益。

遊美之舉，非同凡響，民眾皆略有耳聞。然而，此創舉如何發軔，其進展教人如何鼓舞，其夭折教人如何惋惜，却鮮有人確知其內情，故筆者自覺有必要簡述一番。歸國以來，學生們分佈於各行各業，置身於各色洋人社區。他們的英文流利自如，而他們的才情、品格以及他們的“花旗觀點與習氣”，更是惹人注目。這些或許可為本文之話題平添幾分趣味。見過這些青年的讀者諸君，必定早已大感興趣，樂於見識一下他們的過往經歷以及他們如何將自己“美國化”。為此，本人特撰此文以饗讀者。

創設出洋肄業局，乃中國政府前無古人也。數年內亦無來者之偉大創舉。首倡並玉成此舉之人，首推容闈。容闈乃廣東香山人士，其人其事與本文息息相關，非一併敘述不可。是故，我們在此作扼要之紹介。容闈生於1828年，父母出身寒微，但品格高尚，居於離澳門不遠之地。容闈十一歲即往澳門入讀著名英國傳教士郭士立之夫人(Mrs. Gutzlaff)開辦的男童學校。由於秉賦超群，旋即轉讀馬禮遜學校。該校由澳門之英國商人創辦及管理，校名取自首位來華傳教之英國新教徒之姓氏：羅伯特·馬禮遜(Robert Morrison)，而當時學校由美國傳教團(American

Board) 先驅傳教士 S. R. 布朗牧師掌管。學校旋即遷往香港，容闈亦隨校而往，直至後來被携往美國。布朗牧師在觀察中發現，容闈熱衷學習，穎悟超凡，可廣收並納不同事物，而且個性堅韌，便對他產生了濃厚興趣。1847年，容闈十六歲，布朗牧師帶着他和另外兩位同學前往美國。香港《中國郵報》(*The China Mail*)東主兼編輯蕭德銳(Andrew Shortreid)⁽¹⁵⁾，乃蘇格蘭人，一介開明之士，自願資助三人兩年之費用。抵美後，容闈及兩名同伴即被安置於麻省之孟松書院(Monson Academy)，寄居於布朗氏母親家裡。布朗媽媽是虔誠的基督徒，受其影響，容闈旋即皈依基督。容闈的一位同伴叫黃寬，後來成了一名聞名遐邇的醫生。留美約三年後，黃寬於1850年前往蘇格蘭，先讀了兩年預科，後入讀愛丁堡大學醫學系，以優異的成績畢業。1856年，黃寬返國並在廣州行醫，由於醫術精湛，關心社群，旋即聲名遠播，成為中國沿海一帶最有天賦與成就之醫生，連在華洋人亦熟稔他的名字。容闈另一位同伴叫黃勝，留美僅一年多即因身體欠佳而被迫返國；其後幾年，他進入出版業，在理雅各(Legge)博士麾下的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工作。1873年，他受僱陪同第二批學生遊美，

用。

文章余俊年，拟请以巡检选用。

道员蔡绍基等请交军机处存记片

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一九〇六年一月十二日）

再：查直隶补用道蔡绍基，西学优富，与在津各洋员往来肆应，悉合时宜。臣与各国武官暨各领事每有商办要案，辄派该员前往磋议，该员不动声色，颇能从容应付，折冲于樽俎之间，于国体邦交，裨益非浅。又查直隶补用道刘燕翼自接收天津以来，随臣办理洋务。凡中外交涉，通商要政暨路矿邮电等事，均资襄助，该员熟谙条约，兼涉公法，遇有疑难重要之件，该员听夕钩稽，援据约章，剖晰事案。数载以来，勤劳罔懈，洵属理烦治剧，措置裕如。又查直隶补用道阮忠枢，向系从臣办事，夙称得力。臣莅津以后，该员襄办洋务，考求东西政术，遇事覃精研思，发抒谏议，类皆确有心得，其办理紧要事件，竟委穷源，诤纤毕举，飞书草檄，赞画独多。

以上三员，均属办理洋务出力最著之员，可否仰懇天恩，将蔡绍基等三员，均请飭交军机处存记之处，出自鸿慈逾格。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奉朱批：蔡绍基等均著交军机处存记。欽此。

劝募公债出力人员照章请奖折

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一九〇六年一月十二日）

奏：为劝募公债出力人员，照章分别请奖，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因餉项竭蹶，筹备为难，酌拟章程，奏请试办直隶公债，奉旨允准其劝募之人，集成巨款，并请援照劝集顺直賑捐请奖成案办理。奏奉朱批，户部知道。欽此。经臣飭委办理天津官银号、长芦盐运使陆嘉谷、津海关道梁敦彥，现署天津道周学熙会同经理。一面刊刷章程，颁发各属一体晓谕劝办，并遴派干员分投募集。自本年四月初二日起至十月初二日止，将额款四百八十万两，如数收足，解充军用。先后分咨练兵处、户部查照有案。兹据该司道将劝募出力人员，开单请奖前来。

臣查环球各国，遇有军国要需，息借民财，克期集事。中国徂于积习，风气未开，公债视若捐输，群情不无疑阻。此次幸蒙明谕，实力信行，印委各员又能设法招徕，剴切劝导，绅商士庶，相感以诚，各抱输将恐后之忧，冀得千母相权之益，为时甫及数月，集款四百八十万之多。体察民间，绝无仰勒强扰情弊。在事各员，洵属勤劳卓著，有神军需。定章劝募银一万二千两者，照寻常劳绩请奖，今查单开异常三十四员，合银二百四万两。寻常五十六员，合银六十余万两，核以额数，尚

道员詹天佑请仍留京张路工片

光緒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一九〇六年七月十三日）

再：承准军机处电开，奉旨：岑春煊电奏，请飭詹天佑回粤勘办路工等语，著照所请。欽此。等因。自应钦遵办理，并准署两广督臣岑春煊电同前由。

伏查道员詹天佑，现充京张铁路总工程师司兼会办局务，各路各事，皆该员一手经理。现该路甫经开办，工程浩繁，势难半途中止，必须先遣有接办之员，方可令该员赴粤。惟查京张铁路，前于光緒二十五年，经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向俄国使臣声明，中国政府将来如添造由北京向北之路，祇用华款、华员自造，不允他国人承造。二十八年议收关内外铁路时，复经外务部与俄国使臣声明，并于英国交路章程内订明：北京至张家口之铁路，应归中国造办，外国人不得干预各在案。是京张一路，照俄英两国成议，均不得由外人承造。尤必须选有熟精铁路工程专门之华员，接任总工程师司之职，方可令詹天佑赴粤。当经撤飭关内外铁路暨京张铁路两局总办，会同遴选保荐，去后。兹据该总办等公同复称，京张路工正当紧要，中经八达岭等处，开山凿洞，工程尤为艰巨。所有全路一切布置，悉赖詹天佑精心缔造，一力经营。倘调赴粤中，则该路工程即须停办。且再四访求，并就各华员中切实考校，实无熟精路工堪以

接办之员。详请奏留詹天佑仍办京张路工，前来。

臣维粤路固属重要，而京张一路，因有俄英两国成议在先，不能聘用洋员，又与粤路情形不同。经臣苦心规划，始得筹款自造，专用华员经理。詹天佑综理全工，乃该路必不可少之员，若遵令赴粤，一时无人接办，则该路即将中辍，与北方大局关系匪轻。惟有吁恳天恩，俯念京张路工，较粤路尤为吃紧，准将詹天佑仍留办京张铁路。俟全路工竣，再行赴粤，庶于大局不致牵碍。

谨会同会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礼部右侍郎臣胡燏棻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緒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奉朱批：著袁世凯、岑春煊妥商办理。欽此。

德国撤减通道驻兵情形折

光緒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一九〇六年七月十九日）

奏：为德国撤减通道驻兵，房地陆续交还，谨将大略情形，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案照黄村至山海关一带，各国联军援照公约留兵驻守，以保海道通畅。自光緒二十八年以后，经臣迭飭文武各员，与各国驻津统将商办，所有历经收回各地段，均经随时咨报外务部备案。惟以各国兵队，未经全撤，所占地段，亦未能一律收回。近德国倡议撤兵，已于本年三月间，由德前提督裴策率所

袁世凱接掌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之位後，大舉任賢，大批幼童受其重用，包括唐紹儀、梁敦彥、蔡紹基、梁如浩、蔡廷幹、詹天佑、吳仰曾、曹嘉祥等等。從這些奏摺看來，袁氏乃蔡廷幹之救命恩人；而詹天佑則受其力保，得以繼續主持京張鐵路之建設，成就此驚天偉業，袁氏功不可沒；但當唐紹儀以副都統銜候補三品京堂身份赴西藏與英人談判時，袁欲留唐於身邊襄辦北洋事宜，卻遭光緒帝反對，朱批“唐紹儀仍着遵旨前往，所請毋庸議。”而唐亦不負重託，成功收回西藏，挫敗英人之圖謀。

（供稿：鍾仁國，出處：《袁世凱奏議》，天津古籍出版社，1983年6月）

以出洋肄業局秘書身份在美逗留了一段時間；離職後，進入中國駐三藩市總領館；後返港定居至今，今為香港定例局榮譽議員。

1850年，容閔讀了約兩年半預科後，考入耶魯學校。耶魯乃全美屈指可數的規模最大設施最好的高等學府。但容閔一貧如洗，大學讀得十分艱苦。他既要跟上學業，又要掙錢應付日常所需；加之預科時間倉促不足，更教他倍感困難。但就在這種種不利因素下，容閔的英語作文却連連獲獎，教同學們及教授們詫異不已。正是在大學期間，容閔萌生設立出洋肄業局之念頭，從此矢志不移，直至計劃成功。一天，在與同學卡羅爾·卡特勒(Carroll Cutler)即日後的西部儲備大學(Western Reserve College)校長作長途漫步時，容閔將縈繞於心的計劃和盤托出。他深信，這是畢生的事業，是主的安排，但如何去實現，卻無從想像。1854年，容閔大學畢業，成為首位獲得如此殊榮的“契丹之子”。為求一睹這位來自中國的天之驕子的豐采，不少宅心仁厚的基督徒不遠千里來出席他的畢業典禮。畢業時的容閔，早已居美多年，其品味、觀點、生活習慣乃至思想習慣均已徹底歸化，與美國人無異。畢業幾個月後，容閔回國，經過一百五十一天航程，於1855年4月抵達上海。他踏足國土後方知，自己已把母語忘得差不多一乾二淨，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方才使鄉人明白自己在說甚麼。回到家鄉後，容閔又想起了那個心儀的計劃，但如何引起開明大員的注意，卻一籌莫展。他覺得，要接近中國的達官顯貴，須一步一步來，便在彼得·伯駕(Peter Parker)亦即當時的美國駐華專員那裡找到了一個私人秘書的職位。他試了幾個月，發現機會渺茫，於是辭職另謀其它可行之法。由於對律法情有獨鍾，又覺得走律法之道或許可以成事，他於是去了香港，在一家律師樓潛心攻讀律法。但法律界的老爺們，對他的長進頗有戒心，尤其是知道他的教育經歷之後，恐防他迅速成為強勁的競爭對手，危及他們在香港律法界逼仄的立足空間。他彬彬有禮地向他們表達萬二分歉意，請求

離去，另覓它處繼續深造。嚮往法學，却意外碰壁，容閔心裡涼了半截。隨後兩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攻讀母語之上，一面找些翻譯工作維持生計，一面耐心地等待時機。他也曾經進入上海海關一段短暫的時間，但發現無助於達成心願，旋即離去。此時，他已回國五年，而心中目標却依然一無所成，為了這一目標，他當初是斷然拒絕留美之優厚待遇而回到祖國來的。1860年至1862年間，容閔轉而經營絲茶生意，先為上海一家大公司作代理，在內地往來採購，後自立門戶，積攢了一筆財富。

1862年，機會的大門不期然向他敞開，使他看到了曙光。有一位天文學愛好者，乃學識不凡之高官，耳聞容閔之事績後，旋即設法與他結識，兩人常常一起討論天文。容閔在大學裡學過不少天文學方面的知識，向那朋友傳授了大量他所欠缺的知識。容閔的這位朋友，乃曾國藩亦即當時的兩江總督及兵部尚書麾下的要員。從這位朋友那裡，我們的將軍政治家知道了容閔這個人，旋即傳令面晤容閔。會面時，容閔應曾國藩的要求講述了個人經歷。結果，這位大老聽後大悅。隨後容閔又按其要求講述自己對當今中國之看法，包括有何需要、前景如何、內政外交等等。那位偉大的政治家亦將其見解和盤托出，容閔不勝驚喜。瞧，面前這位不正是極其開明進步之士！他詫異萬分，難以相信剛才這番話出自一位教育背景與自己截然不同的、孕育於保守主義溫床、對文明之頹敗一無所知的中國人之口。容閔在會面中展示出來的智慧與學識，教獨具慧眼的曾國藩大為贊賞，當即將其收歸麾下，同時授予他五品官銜。這次不尋常的會面，地點就在曾國藩鎮壓太平叛軍的南京軍營裡。此次會面間接成就了容閔畢生的事業。1864年，容閔被他的大靠山派出國購置機器，用以生產帝國之兵器。為此，容閔出訪英、法、美三國，但最後還是決定將訂單給了美國人。採購使老闆十分滿意，容閔返國後即受晉陞為四品，其購回之機器造就了上海之江南製造局。1865年至1870年間，容閔獲多

道員詹天佑等請給予出身片

光緒三十三年四月初四日（一九〇七年五月十五日）

再：泰西學術，各有專科。從前風氣未開，士習于科舉帖括之學，欲求一專門名家，如鐵路、礦務、醫術等類，晨星寥落，輒須仰給洋師。自奉欽定鼓勵游學及各學堂獎勵章程，凡由外洋畢業回國，著有專長者，俱給以某科進士、舉人名目，多士聞風，注重實業，循是十年，庶幾人才足用。查此項章程，定于光緒二十九年。而中國派遣幼童出洋，及曾習洋文在立學堂畢業之員，遠在二十年前，尤覺難能可貴。上年學部考試畢業回國學生，曾奏調道員詹天佑、吳仰曾、屈永秋分科校閱。臣查詹天佑于光緒四年入美國耶路大學堂畢業，現充京張鐵路總工程司兼會辦局務。吳仰曾于光緒八年入美國紐約大學堂畢業，現辦開平礦務兼辦京張鐵路煤礦。屈永秋于光緒九年入天津醫學館畢業，現辦北洋醫學堂兼辦天津衛生總局。又查有農工商部礦務議員候選道邝榮光，于光緒四年入美國礦務大書院畢業，現充礦政調查局華總勘礦師、會辦臨城礦務兼工程司。以上四員，科學精深，名聞中外，雖已得有職官，尚未給以出身。

查大學堂分科大學獎勵章程，考列中等以上，俱應給進士出身，該員等或曾為學部考官，或現為農工商部議員，資望已深，自不必再令赴試。合無仰懇天恩，俯准將詹天佑、吳仰

1478

曾、屈永秋、邝榮光四員，分別給以各科進士出身，仍以道員原班選補，出自鴻慈逾格。

除飭取該員等履歷咨部外，理合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三十三年四月初八日奉來批：該部議奏。欽此。

預籌革除鴉片辦法折

光緒三十三年四月初八日（一九〇七年五月十九日）

奏：為革除鴉片，應先事預籌，以期實行，恭折仰祈聖鑒事。

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三十三年三月初四日奉上諭：都察院代遞候選道許珏奏，請嚴飭各省，實行禁煙一折。前經疊次降旨，限年將洋土毒之害，革除淨盡，不許因循敷衍。若如所奏，各省尚未一律實行，尚復成何事體。著民政部、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各省將軍督撫一體嚴飭所屬，于裁種、販賣、吸食各項，遵照奏章，切實辦理，倘再有鬆懈，定予嚴懲不貸。至所稱籌辦公債，以代稅厘一節，是否可行，著端方、陳夔龍等妥議具奏。原折著鈔給閱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仰見聖明乾斷，欽悚莫名。

臣惟鴉片之害，荼毒生靈，虛糜金銀，不可勝計，實為中國貧弱之原。欣逢明詔，銳意革除，凡在臣下，何敢不實力奉行，作拯溺救焚之舉，稍一鬆懈，勢必玩時愒日，寢復旧觀，

1479

竊查中立一役，天津、烟台、上海各口岸最關緊要。所有該口隨辦中立出力各洋員，自應量予褒嘉，俾資酬獎。

查有江海關稅務司好博遜擬請賞給二等第二寶星。

東海關稅務司甘博，各口巡工司戴理尔，駐烟美國總領事官法勒，均擬請賞給二等第三寶星。

津海關副稅務司韓森，江海關副稅務司阿乐福，洋員曼德，洋員孟治，均擬請賞給三等第一寶星。

海關洋員丹博、洋員迈尔、洋員可生、洋員梅罗、洋教習白斯脫，均擬請賞給三等第三寶星。

海晏商船正管輪勃郎擬請賞給四等寶星，以昭獎勵，出自鴻施。

除咨呈外務部查照外，謹具折陳請。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初八日奉來批：著照所請。外務部知道。欽此。

唐紹怡等請分別給獎片

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初四日（一九〇七年八月十二日）

再：奉天巡撫唐紹怡，前在津海關道任內佐臣籌辦中立，創始經營，孚洽中外，厥功甚偉。出使美國大臣梁敦彥，前此接任津關，正值中立吃緊之際，于稽查禁貨一切事宜，綜核稽詳，有裨中立。擬懇恩將二員均賞給頭品頂戴，以勸前勞。又，

1509

二品頂戴升授順天府府尹袁樹勳，前在江海關道任內，于上海四通八達之區籌辦中立，能使戰國及中外僑商民悉就範圍，籌慮至為周密。而俄國兵船，首先駛入上海口岸，未能遽限出口，經該員商同所駐海軍船員，勒令卸去機械，歸我管束，查明俄艦兵弁，妥為安置。迨後俄船屢有駛入，亦皆如法辦理，沪埠得以安靖無虞，保全甚大，擬懇恩賞給頭品頂戴并一品封典，以示優異。又，二品銜候補五品京堂文煜，前任山海關道時，在關外錦州一帶，稽察籌防，于中立頗著勳勳，擬懇恩賞給正二品封典，以資獎勵，出自鴻施。

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初八日奉來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

金邦平請俟保送知府 后以道員留直補用片

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初四日（一九〇七年八月十二日）

再：查翰林院檢討金邦平志趣純正，才識闊通。前由日本法政專門畢業學生回國，經臣留津委派隨辦洋務。適值日俄事起，中國開辦中立，我無前例之可援，即令該員詳查公法，研求局外條例，每遇疑難重要之件，該員考訂論辯，深中窳弊，于中立一役，贊划實多，洵屬勞勩卓著。合無仰懇天恩，准將該員俟保送知府后，免補知府以道員留于直隸補用，俾昭激

1510

袁世凱接掌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之位後，大舉任賢，大批幼童受其重用，包括唐紹儀、梁敦彥、蔡紹基、梁如浩、蔡廷幹、詹天佑、吳仰曾、曹嘉祥等等。從這些奏摺看來，袁氏乃蔡廷幹之救命恩人；而詹天佑則受其力保，得以繼續主持京張鐵路之建設，成就此驚天偉業，袁氏功不可沒；但當唐紹儀以副都統銜候補三品京堂身份赴西藏與英人談判時，袁欲留唐於身邊襄辦北洋事宜，卻遭光緒帝反對，朱批：“唐紹儀仍着遵旨前往，所請毋庸議。”而唐亦不負重託，成功收回西藏，挫敗英人之圖謀。

（供稿：鍾仁國，出處：《袁世凱奏議》，天津古籍出版社，1983年6月）

方面聘用，但主要還是從事翻譯工作。他翻譯過的作品有英國法著作《帕森之合同法》(Parson's Law of Contracts)及《科爾頓之地理》(Colton's Geography)等書，然而縈繞於其心的計劃，卻未有絲毫進展。他始終念念不忘的是，中國缺乏受過良好教育之士，無法在國際關係中，在國際貿易往來中，找到自己在國內外的代言人，致使自身處境嚴重失利，自身利益嚴重受損。國家被迫在本應由本國子民充任的顯要位置上聘請洋人，而這些洋人每每敷衍塞責。至為不當的是，國家之堡壘、軍隊、戰船、海關乃至外交及領事等領域，竟大多落入洋人手中。容閔援引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出使美國為例。蒲安臣被派遣回自己的國家，卻作為中國在國際及商業利益上之代表。這些便是容閔的總體看法。他再三促請位高權重之士助其實現目標。

他終於打動了中國最有權勢的三位人士，即總督曾國藩、直隸總督李鴻章及重要省份江蘇之巡撫丁日昌。然而三人雖服膺於容閔之論據且誓言支持其計劃，卻不敢向皇上奏明，他們覺得保守勢力會聯手反對，顯得阻力重重，危機處處，還好經多番徒勞，終於苦盡甘來，頗有些時來運到的味道。1870年夏，聳人聽聞的天津慘案爆發，詳情廣為人知，不必贅此。同年，外國列強組成一個由外交人員為代表的委員會，對此令人髮指之事件展開調查，釐定賠款金額。中國政府亦委任了一個類似的委員會，全權處理該事件。由五人組成的華人委員中，有三位乃前述支持容閔計劃之人士。兩個委員會一碰面，容閔便派上了用場，委員會傳召容閔，命其奔赴天津。他火速兼程，卻晚了一步，當他趕到時，事情已經了結；聽聞此事折衝尊俎困難重重，感到中方明顯處於下鋒，容閔趁機巧妙地鼓吹其計劃。他在三位老闆面前重申自己的主張，針對目前事件大力着墨。他真情流露，一再堅稱，目前情勢緊急，刻不容緩。這次他贏了，三位委員動容於其愛國精神，服膺於其論點，當場答允採取實質性行動，聯手推動政府支持計劃。為了表明其決心，

為了兌現其承諾，這三位中國有史以來最有遠見的政治家聯名上奏，倡議由政府出資，培育一批年輕人出洋為政府服務。奏摺呈上北京，那份奏摺，凝聚了三人的全部力量。

容閔日夜盼着回音，心急如焚，夜不能寐。終於，1871年8月，皇上下旨准奏，撥付一百五十萬圓計劃經費。面對此重大勝利，得來日盼夜盼之結果，容閔心頭的喜悅非容閔本人不足以道之。他對朋友說，連日來寢食不安，欣喜若狂，飄飄然似神仙。他對造物主是如此崇敬，而感激不盡的是，主的仁慈，主的恩典，主的庇祐；返國十六載，奮鬥二十載，他的努力終於修成正果。正是他，開創了留學事業之先河，計劃得以成功實施，居功至偉。然而計劃突然夭折，又多麼令人惋惜。

遊學時間原定為十五年，若非節外生枝必可功德圓滿。對此，我們將在後文細述。遊學之地點，由容閔自行決定。他本可任選一國家，但畢竟美國之新英格蘭是他接受啟蒙之地，他便選定了美國，選定了新英格蘭。他在上海即刻開辦了一所預備學校，錄取有學習天賦之聰穎幼童，在那裡學習英文及中文。1872年，首批三十名學生赴美，於6月抵達麻省的春田。容閔獲委任為正委員⁽¹⁵⁾，與他同為委員的，還有一位中國高官，姓名陳蘭彬。此項工作使容閔獲得第三次晉陞，是次擢陞為三品。

選出學生一百二十名，分四批，每年一批，每批三十。首批於1872年抵達新英格蘭，以後逐年分批抵達。甫一抵埠，幼童們即各散東西，被安置於麻省及康州的各城鎮、鄉村，由那裡的家庭託管。除極個別外，一家一處祇許住兩名幼童，此舉旨在使幼童們迅速融入美國社會，將幼童們巧妙地分隔開來，迫使他們學習英語。結果，大部分人在一兩年內便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而有些還可以正確地書寫。被選中來照顧及監護幼童們的家庭，幾乎無一例外是基督家庭，由於他們指導有方，幼童們學習神速。才華出眾及刻苦用功者，兩年內即可入讀中學、書院及神學院，與美國同學同臺競技。

CHINA CHANGING AND STRUGGLING FOR REFORM



His Majesty's Minister, who has succeeded Sir Robert Hart as Adviser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urning the Paraphernalia of a "Sweet" Chinese Palace in Shanghai, in the Presence of Chinese Officials and the Public.



A Funeral Pyre of Opium Pipes.

In Spite of the Progressive Demand for a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the Most Pressing Question To-day Is a Modern Educational and Financial System.

By THOMAS F. MILLARD.

SPRINGING three years ago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China, an eminent Chinese said to me: "There are two great tasks before our nation: a reorganization of its administration on modern lines, or disintegration and a final lapse into complete foreign domination. China is rapidly nearing a parting of the ways, and she must choose her course while she may be permitted to choose."

The fight between the conservative and progressive elements, the clash of old and new ideas which this utterance foreshadowed is already in full swing. Internal forces which may destroy or regenerate the empire are assuming definite shape, are becoming organized and growing. For many years China has been playing at reform, but serious struggle with it has at last begun. Practical reform in China, as elsewhere, began itself out of necessity almost at hand, and this means modification of existing conditions and governmental form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for centuries, and is today, divided into four segments: the Court, the metropolitan, provincial, and local administrations. The Court is composed of the Emperor, the Imperial Family, and the Manchu nobles. Theoretically, the Emperor is the head and source of all authority, but his actual power is circumscribed by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the empire, which he may on no account infringe. Thus, the King of England overrules the nobles, but he is circumscribed by the law. The power of the Court in directing the affairs of the empire depends upon the personality of the Emperor or that of some other member of the Imperial Family.

Supremacy of the Emperor. The present Emperor is weak, and the Court is dominated by the Empress Dowager, who exerts influence by possessing the supreme intellect and will rather than through direct authority. An Emperor recently abdicated and never got abroad, he is compelled to depend for information about political affairs upon his Ministers, which induces a constant struggle among Ministers to gain the ear of the Emperor or of that member of the Imperial Family which dominates the Court. A strong Emperor may have great influence, but a weak one is as easily in the hands of Court intrigues and clever Ministers, and usually has only a vague notion of what is going on.

The relation of the Court to the reform movement is interesting, but not, I think, so important as many commentators seem to believe. Many remark that the Emperor Dowager is holding the key to the internal situation, and hold that genuine reform can come only by her aid. This view of her attitude may have been correct ten years ago, but there are indications that events of recent years have caused her to modify her views. As I make out, the Court is concerned about the reform movement only in so far as it may affect the position of the present dynasty. It is not opposed to reform in general, indeed,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Emperor, Emperor

now realize that reformation is necessary; but only to that kind of reform which aims at unseating the Manchus. There is no pretense to the throne. The Ming line is practically extinct, and even the leading revolutionaries realize that no living descendant of the Ming is capable of leading China, safety through her present crisis.

But, nevertheless, may be invoked to support any movement which appeals to popular approval, and, therefore, must always be considered. There are many elements of a reformation of anti-Manchu sentiment, such as the bomb incident of a year ago and the recent cycle of incendiary fires in Peking. The Court lives in perpetual fear of an outbreak, and is just now going through one of its perihelion points. At such times the palace guards are changed and doubled, and police regulations are stringently enforced.

Certain Court Influences. Nearly allied to the Court, influencing it or being influenced by it, is the metropolitan administration. In former times the province of the metropolitan administration was to criticize rather than to direct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s, b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rmer nations of the empire and the necessity for national action and direction have caused the gradual extension of the central authority and the assumption by it of many functions formerly exercised by provincial officials.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facilities has also tended to strengthen the grip of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upon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the empire. Where it formerly took months to communicate with complete may now be made, by ship and rail, in as many days as formerly. It is becoming recognized that the lower affairs of the empire cannot be always handled in conformity with provincial views and needs. The metropolitan administration includes the Imperial Secretariat, Grand Council, and the Nine Boards, which may be compared to the Cabine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hich perform similar general functions.

The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and the loc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m, may be compared to the States, counties, and townships in America. But provincial governments in China have exercised much still possess power which never came conceded to our States. It is becoming recognized that the provinces are not to be treated as mere satellites, but as units within the Empire of their own. This position, which is irreconcilable with any real national economy and disintegration of China. This is called "provincialism," and it means that China has adopted sovereignty over portions of her territory, and also over foreigners who are within the limits of her domain. This position, which is irreconcilable with any real national economy and disintegration of China. This is called "provincialism," and it means that China has adopted sovereignty over portions of her territory, and also over foreigners who are within the limits of her domain. This position, which is irreconcilable with any real national economy and disintegration of China. This is called "provincialism," and it means that China has adopted sovereignty over portions of her territory, and also over foreigners who are within the limits of her domain.

any official to a post in his native province, the frequent transfer of officials from the metropolitan to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s, and vice versa. These are the two administrative made largely interdependent, and development of executive power by either has been prevented by making each a check upon the other.

This kind and necessarily imperfect summary of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China may help to an understanding and estimation of the elements which impel and direct the reform movement. All such movements, to be successful, must have a national slogan, and here this slogan is "China for the Chinese." This idea runs through phases of the movement, and provides the basis for all political action. It is not, however, a slogan, but a principle, and it is this principle which is the basis of the reform movement.

1. The abolition of extra-territoriality.
2. Maintenance of the fiscal autonomy of the Empire.
3. Abolition of racial distinctions, and the adop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of all races.
4. Recovery by China of full sovereignty and management of all concessions to foreign governments or corporations, such as mining rights and railways.
5. Recovery of all leased territory.

The Treaties with Foreign Powers. The relations of China to other nations, as expressed in her treaties with them, have not materially changed since these treaties were first ratified. Most of them date back fifty or more years, and were negotiated at a time wh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s almost absolutely ignorant of wha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eant. The form which characterizes such relations. Consequently, its Commissioners have been unable to secur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in the position of China, which no nation would think of substituting today. Intelligent Chinese now contend that foreign nations took advantage of China's ignorance to impose unequal and unjust conditions upon her, but this is disputed. At the time these treaties were negotiated the situation was extraordinary, and while foreign nations pressed their advantage as far as was possible, they were not to be regarded as fairly treated. From a foreign nation's point of view, the situation was not so bad as it seems to be.

While these treaties vary in minor details, they all contain a condition which is the cause of great present dissatisfaction to Chinese. This is called "the extrajurisdictional," and it means that China has adopted sovereignty over portions of her territory, and also over foreigners who are within the limits of her domain. This position, which is irreconcilable with any real national economy and disintegration of China. This is called "provincialism," and it means that China has adopted sovereignty over portions of her territory, and also over foreigners who are within the limits of her domain. This position, which is irreconcilable with any real national economy and disintegration of China. This is called "provincialism," and it means that China has adopted sovereignty over portions of her territory, and also over foreigners who are within the limits of her domain.

When foreigners first came to live here Chinese jurisprudence was dead still in a chaotic state, and its code of punishments antiquated and barbarous. As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grew and it became necessary for foreigners to reside in Chinese cities to facilitate business, it was recognized that the humanitarian spirit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could not tolerate the idea of submitting them to the jurisdiction of Chinese courts, especially in cases where punishment must be inflicted. In civil litigation, also, it had been consistently demonstrated that Chinese jurisprudence was uncomplaisant and its judiciary too corrupt to be a satisfactory resort for the adjudication of business disputes or questions of personal liberty.

Status of Foreigners in China. It seems probable that at the time the treaties were negotiat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elt rather relieved at not having to bother with the legal rights of foreigners here. Foreigners were then few, and developments of recent years were not anticipated. It was not until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hat their numbers began to increase, and it was then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egan to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their status in China. It is now recognize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ust deal with the legal rights of foreigners in a fair and equitable manner.

The desire to recover full control of the empire's fiscal affairs, and of all railways and mining concessions, is due to the realization that such concessions have been in the past and are now sometimes used as a means to advance foreign political interests and to further cripple and fetter upon the nation's autonomy. It may be said that the reform movement has its origin in fear, a fear that unless the Empire take steps with modern progress it will soon be a nation. It is recognized even in China that the reform movement must wait upon the actual accomplishment of sweeping reform, but the recovery of other concessions has already begun.

The reform movement has no recognized leaders or regular organizations, but it has fallen into groups which may be identified. The most influential is the group known as the "Young China" group, which is composed of young men who are educated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who are imbued with the idea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They are the most active and the most influential of the reform movement.

The "Old China" group, on the other hand, is composed of older men who are educated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anner. They are more conservative and more cautious in their views on reform. They are the most influential of the reform movement. The "Old China" group, on the other hand, is composed of older men who are educated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anner. They are more conservative and more cautious in their views on reform. They are the most influential of the reform movement.

The pictures shown in the above illustrations were sent to the Times by Mr. Millard to show the progress which the reform spirit is making in China. They show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industrial progress, which Mr. Millard describes, China is also making strides toward improvement in her moral life.

There is the Ka-ming-tung. It includes a major proportion of enlightened Chinese, and draws its leaders chiefly from those who were educated abroad. While it advocates advanced ideas, it is not so radical as the other groups. It is a group of men who are educated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who are imbued with the idea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They are the most active and the most influential of the reform movement.

There is the Ka-ming-tung. It includes a major proportion of enlightened Chinese, and draws its leaders chiefly from those who were educated abroad. While it advocates advanced ideas, it is not so radical as the other groups. It is a group of men who are educated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who are imbued with the idea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They are the most active and the most influential of the reform movement.

There is the Ka-ming-tung. It includes a major proportion of enlightened Chinese, and draws its leaders chiefly from those who were educated abroad. While it advocates advanced ideas, it is not so radical as the other groups. It is a group of men who are educated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who are imbued with the idea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They are the most active and the most influential of the reform movement.

Oil Fuel for Ships

THE use of oil as fuel has engaged the attention of the British Admiralty for some time, and it is now being decided to establish oil storage tanks at various parts of the United Kingdom to insure constant sources of supply. The Admiralty has decided to establish oil storage tanks at various parts of the United Kingdom to insure constant sources of supply. The Admiralty has decided to establish oil storage tanks at various parts of the United Kingdom to insure constant sources of supply.

Philippine Dishes

J. L. BROOKER, a representative of a wholesale grocery firm in Portland, Me., passed through New York recently en route to the Philippines, where he carries on his business as the agent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 He has been in the Philippines for some time, and he has been in the Philippines for some time, and he has been in the Philippines for some time.

Panama and Our Ships

THE hub of American merchant vessels of particular national interest is Panama, which is the center of the Panama Canal. The Panama Canal is the center of the Panama Canal. The Panama Canal is the center of the Panama Canal.

Travelers in England

It has long been the custom of English travelers to display in the stations and on the railway coast a large and varied collection of pictures, usually photographs, showing the scenic attractions of their respective lands. It is a custom which has been the custom of English travelers to display in the stations and on the railway coast a large and varied collection of pictures, usually photographs, showing the scenic attractions of their respective lands.

肄業局總部設於康州首府哈特福德市(Hartford)。選擇哈市，可能是因為它地處中心地帶，方便幼童們每季回來一次，在中國老師的指導下學習為期兩週的母語。此不失為明智而必要之舉，它使幼童們不會忘記自己的母語，但祇有在他們進入正規學校學習之前可行。之後，唯有在暑假長假期間才有時間學習中文，此時幼童們須按規定留在哈市總部內，學習中文四週。

最初四年，肄業局租了一間併聯(double house)大屋，供官員們及回來學習中文的學生們居住。肄業局共有五名官員，包括兩名帝國監督，一名翻譯及兩名老師。1875年，一幢連着一大片草坪美侖美奐的建築在哈市西部拔地而起。大樓高三層，由中國政府斥資八十五萬圓興建。中國政府及遊學事務的鼓吹者們，意在為幼童們提供全美一流教育機構包括書院、大學、職業技術學校等所具備的便利條件，從而開發他們的潛能，安排他們上各種專業課程如物理、機械、軍事、政治史、經濟、國際法、民政原則與實踐，及各種當今政府公共服務所需之學系、學科及技能。

為達至計劃目的，祇能將幼童們安置於一流書院及中學，如位於埃克斯特(Exeter)和安多弗(Andover)的菲利浦斯書院(Phillips Academy)，位於東漢普頓(Easthampton)的威利斯頓神學院(Williston Seminary)，位於諾威治的自由書院(Free Academy)，位於哈特福德、春田及北漢普頓等地的中學等等。有意思的是，除個別外，幼童們在美國同學面前表現突出，備受稱頌。其中，兩人畢業成績名列前茅，多人獲獎，許多人以優異乃至超群絕倫的成績，贏得老師們的贊揚。他們進入耶魯等大學後，照樣以高尚的品德、卓越的才能鶴立雞群。與幼童們同臺競技者，均為這個年輕國度的最傑出才俊，但幼童們的成績一般都排在前面。在耶魯一個有約二百名學生的班級裡，一名幼童奪得拉丁文作文獎⁽¹⁶⁾，另一名獲數學競賽獎，還有一名在朗誦中以優異成績獲獎，另有多名在學習中取得優異成績。

1876年，費城舉辦美國百年萬國博覽會，世界各國爭相展出各自的奇技巧物。中國政府出資數千圓帶全體學生前往參觀，其間在會場受到當時美國總統格蘭特(Grant)將軍的正式接見。⁽¹⁷⁾有些幼童被要求繪製若干幅畫及回答老師們出的一套試卷，畫稿及試卷被送往展覽會場，獲美國教育界翹楚的嘉許。

學生們大致可自行選擇專門的科目，有人選古典文藝或文科，有人則選科技。選擇古典文藝的幼童，目的是要攻讀以下一門科學：國際法與法學、政治史與經濟學、民政原則與實踐。喜歡科學的，意在成為土木、礦業或機械工程師、化學家、礦物專家、自然科學家、醫生、外科醫生、軍官及海軍軍官等。

學習之餘，幼童們積極參與美國的體育運動，如棒球、足球、划艇等等，一如學習課業，他們興致高昂，熱情投入。大學裡，他們可隨意融入學生社群之中，他們還被選入學生的秘密組織，同學們都很信任他們，與他們結為友伴。事實上，他們雖為中國人，但與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幾無兩樣。出了大學圍牆，他們亦可隨意進入由紐黑文及其它城市的上等人家組成的形形色色的社會。莫名其妙的是，他們被召回主因之一竟因為一位留學監督指責他們迷戀美國女子，無心向學。

如前所述，幼童們的老師均為虔誠的基督徒，在他們的熏陶之下，不少幼童旋即改變信仰，接受耶穌基督之教誨。約有二十五名幼童組成了一個組織，並以古雅得體之拉丁名命名——*Societas condita causa augendarum rerum Chinensium Christiana*，即“興中基督教會”。該組織引起了人們的關注，新英格蘭更有不少基督徒大感興趣，為了使它永久辦下去並發揮作用，他們傾盡全力提供支持。該組織歷經數年，在會員中產生了十分積極的影響，使他們時刻不忘“乃上帝之手將他們從黑暗之地帶往充滿耶穌基督之光的地方”。因而，“他們不應僅僅滿足於自己對上帝之奉獻，而應自行影響、規勸、引領其他

同學，將他們帶往耶穌的十字架跟前，團結在主的周圍”。在書院與大學期間，大凡學生們的宗教會議，這些年輕的基督徒均高調出席。在一群美國學生中出現一個中國學生的身影，在虔誠祈禱世人早日蒙主之光團結一心，乃是司空見慣之事。他們有一篇很重要的立會文章，稱：“本會勢必支持任何因與本會之關係而遭到中國政府傷害之會員。”雖無任何會員受到個人傷害，但有理由相信，該會之存在乃留學事務之一大絆腳石，而留學監督及中國政府無疑亦有耳聞，留學事務亦因此而終結。

不出兩年，陳蘭彬監督之位即被他人取而代之。此人較年輕，乃翰林院士，思想進步。他叫區諤良，但任期甚短，於1877年即被另一名叫吳子登的人取代。有關吳氏其人其事，我們須多花一點筆墨，因此人乃肄業局遭裁撤之關鍵人物。1876年12月，容閔與之前的同事陳蘭彬同時被委任為駐美、秘、西副公使。⁽¹⁸⁾是次委任使容閔獲得第四次晉陞，成為江蘇候補道，官至二品。這裡便產生了一個問題，而容閔也一直沒有給朋友們及對遊學事務深感興趣的人們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容閔任副公使之職，友人及仰慕者們獲悉後均促請其守住肄業局勿放，免得落入他人手中，他們擔心，遊學事務會遭到破壞，而後來的情況也確實如此。但基於某種容閔自己最清楚不過的原因，他接受了委任，並於1877年春住進了華盛頓的官邸，祇在名義上執掌遊學事務罷了。他確實向朋友們保證過，既可在華盛頓任副公使，亦可掌管肄業局。但結果却證實他判斷失察。由於他甚少在哈市出現，監督吳子登得以為所欲為。吳旋即察覺事情並非如己所願，開始着手改良，但他發現自己力量有限，於是一門心思要破壞遊學事務。他先是向朝廷上奏，貶損遊學事務，繼而語氣越發堅定，措辭越發嚴厲。首任監督陳蘭彬，亦因對容閔存有個人偏見及怨恨，欲除去肄業局而後快，於是對吳施以援手。滿紙譴言之奏章不絕如縷地送呈北京政府，事態十分嚴重。終於，朝廷害怕起來，指示陳蘭彬遣一委

員會前往哈市展開全面調查。陳蘭彬是否從未派遣此委員會，抑或該委員會未盡忠職守，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可以肯定，該組織從未前往哈市或作過任何調查。就是在沒有調查的情況下，陳蘭彬依舊不罷不休，他送回一份詳盡的報告，不僅確認對幼童的所有指控，而且還加鹽加醋，無中生有。由於無人取閱過官方對此事之記錄，我們無從知曉具體有哪些指控，但我們卻幾乎可將各種指控總結如下：幼童們浸淫美國組織之精神，全然喪失對聖上及祖國之責任與義務，對美國之習俗、觀點、生活及思想習慣照單全收。接受共和教育後，對極端激進、偏頗乃至大逆不道之思想心馳神往，資助他們無異於自種苦果，招引叛黨，破壞太平；對孔子之教導拒而不聽，更有甚者對異教之信條傾心仰慕，心裡容不下政府，却對蔑視官府之言論心馳神往，多人欲歸化美國，在美娶妻落地生根，成為美國公民，等等。形形色色的指控如排山倒海，湧湧而至，無怪乎北京德高望重之士均感錯愕，決意從速鏟除此滋生叛亂之禍根，防微而杜漸。若非一件迄今未向外公佈之事情，肄業局或許要面臨即時被裁撤之命運。事發於1879年，格蘭特將軍造訪天津，與總督李鴻章會晤時，李問其會否建議中國政府裁撤肄業局。格蘭特將軍一臉錯愕，說中國政府如此出爾反爾，絕非明智之舉，必將成為世人之笑柄；進而又說，針對幼童的指責不足為信，而幼童們之學習的確大有長進，一言一行皆為世範，對國家大有益處，等等。簡而言之，格蘭特將軍極有見地，總督心悅誠服，胸中疑慮悉數消除。他還稱樂於利用其影響力延長肄業局之壽命。⁽¹⁹⁾然而，敵眾我寡，敵強我弱，肄業局之氣數已盡，容閔亦深知自己為之奮鬥之畢生事業凶多吉少，但他秘而不宣，大多數幼童被蒙在鼓裡。據報，連美國政府都被要求為肄業局介入此事，要求中國政府將肄業局之壽命延長至法定限期。但任誰也無法扭轉肄業局之厄運。1881夏，肄業局的大限終於來臨。其時，約有三十名幼童正利用暑假的一部分時間，在哈市的肄

維格之辦靈廠魏瀚鄭清漁楊廉臣之長於製造嚴復辜鴻生伍光建之優於文學吳仰曾之精於理化鄭榮光之熟於職務張康仁之深於法律王勛廉之久於教授皆卓著成效或久負時望均為中外所共知以上十二員均擬列為一等其鄭佑昌李大受溫秉仁陳聯祥盧守孟劉冠雄江起鵬等七員亦皆學有專長歷充各差並無貽誤比於詹天佑等十二員論學業則本難軒輊較實勞則略有等差均擬列為二等其鄭孫謀一員現充粵漢鐵路總工程師經兩廣總督袁樹勛奏參正在查辦該員夙有學譽歷充要差粵路積敝之餘浮言繁興本難盡據惟既有奏案自應靜候查明其張金生一員曾聞故大學士張之洞言其在鄂所辦各事效少而費多惟該員歷在山東江蘇及晉豫浙閩湘桂等省迭供礦路各差資勞最深亦應詳查以昭慎重除廣西巡撫係原保大臣無庸行查外其餘員曾經供差各省應由學部查各督撫詳實咨覆再行核辦以上十二員均擬暫列入等第至其金華黃鳴球兩員查其履歷並未聲敘專門

○〇〇〇 備查 奏為遵章核定游學專門各員恭摺仰祈
聖鑒事 十月二十九日學部具奏各省採訪游學專門各員請
派大臣會同覈定一摺奉

旨派出梁敦彥王式敬紹昌欽此等遵即會齊在學部公開考核查此次保到之詹天佑等二十員業經由學部開列姓名奏明在案又張人駿等續保區金鑄等三員履歷由學部開列姓名奏明在案又張人駿等續保游學回國在十年以外學力素優復有經驗等語是各該員等所學皆曾經歷試本與尋常考核不同等就所開履歷詳細考索其出洋年限畢業文憑均須符合至其學業成就自應以著述及成績為衡現據送到各該員等著述尚未及半然就學以致用而論則空言之著述尤不如實驗之成績為可靠恐主名譽所歸尤應博徵公議等公同商酌逐日參稽各就平日之所知證以衆論之所與如詹天佑之辦鐵路李

見且有迭經
召見之員合無仰懇
天恩賜予出身免其引
見俾得及時光膺
盛典以示體恤而昭激揚出自

恩施特需是否有當理合會同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宣統元年十二月初七日奉

上諭梁敦彥等奏遵章核定游學專門各員開單呈覽一摺擬列一等之詹天佑賞給工科進士嚴復著賞給文科進士魏瀚李維格鄭清漁鄭榮光吳仰曾均著賞給工科進士辜鴻生著賞給文科進士楊廉臣著賞給工科進士張康仁著賞給法科進士伍光建王勛廉均賞給文科進士擬列二等之鄭佑昌李大受溫秉仁均著賞給工科舉人陳聯祥著賞給格致科舉人盧守

則僅稱光緒二十七年派充保定槍礮廠一差其成績更不足論以上兩員均應無庸置議再此項出洋人員回華後分在各省供差各督撫領江海要區辦地方新政平日自應博為採訪以備任使見聞較廣考察較真現在保到各員除袁世凱所保在先此外惟楊士驥端方張人駿林紹年吳廷斌沈瑜慶張鳴岐等各保數員或一二員時逾兩年僅得此數其餘各省未經保到者尚多固由懸格本高應求不易然人才輩出豈容獨無仍應由學部分別咨催候時續舉到隨時奏明辦理謹將擬列一等之詹天佑等十二員擬列二等之鄭佑昌等七員繕列清單並將原送履歷擇要分注恭呈

御覽此次奏定章程一等給予進士出身二等給予舉人出身查各該員等多分在各省充當要差若俟調集到京帶領引

見則省分遠近參差不齊時日既有漏延職守尤多贖誤況多係職官曾經引

幼童梁敦彥獲委任為外務部尚書後，亦與袁氏一道大肆提携其他幼童。此折表明，梁為詹天佑、鄭榮光、吳仰曾、張康仁等四位遊學之幼童請賞出身，均獲進士。但鄭孫謀（即鄭景揚）則因兩廣總督袁樹勳參奏，在查辦之中，未獲賞加出身。

（供稿：全國報刊索引，出處：《晚清期刊全文資料庫》宣統二年《學部官報》第113期）

候選郎中李維格江蘇人在英國大學肄業多年為外國文人所欽服
現充會辦漢冶萍煤鐵廠事務總理漢陽鐵廠 以上一員擬請

賞給工科進士

候選道鄭清遠福建人船政學堂學生奉派往法國官學堂學習算學電
學鐵路製造等學經法海部考取給予製造船機總監工文憑經北洋大
臣派留德監造鐵甲艦歷充船政製造學堂正教習委辦船政
工程處歷造鐵清遠添開濟廣甲廣乙廣丙平遠各船委辦建造福州羅
星塔船塢充江南廣方言館法文教習委辦漢信鐵路工程調直委用歷
充督署編譯並查修海軍船艦事宜兼會辦大沽船塢蘆漢鐵路北路行
車監督經郵傳部調充參議廳行走並奏派京漢鐵路總辦 以上一員
擬請

賞給工科進士

候選道鄭榮光廣東人派赴美國肄業光緒四年考入美國礦務大書院

孟劉冠雄江起圖均著賞給工科舉人餘依議欽此

謹將考覈游學專門人員擬列等第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

擬列一等十二員

郵傳部候補承參詹天佑廣東人派赴美國先後在威士哈吩小學堂暨
哈吩中學堂肄業考入郵路大學堂肄習鐵路並各工程學畢業領有文
憑回國派往福州船政局後學堂教習駕駛學滿考取第一派在前揚武
兵輪船操練充福建船政局後學堂教習廣東博學館教習兼辦廣東測
量海圖廣東水陸師學堂英文教習天津鐵路工程司津蘆鐵路工程司
山海關外錦州鐵路工程司萍滬鐵路工程司派辦接收山海關外鐵路
事宜充新易鐵路工程司充鐵路總公工程司參議商部派充路務議員
學部派充考試游學畢業生襲校官現充京張鐵路總辦兼工程司 以
上一員擬請

迭列超等奏調回華歷充開平礦務局煤師創辦京西門頭溝官煤務派
赴新河耕局測量地段派充林西礦師總理創辦林西煤礦局事務調勘
湖南全省礦地委兼唐山礦局礦師事查勘山東嶧縣煤礦並招遠平度
甯海等處金礦會辦臨城礦務局兼華工工程司兼充直隸礦政調查局華
總勘礦師商部派充直隸礦務局員歷由美國礦師會機器師會化學師
會公舉充礦務新法議員機器工程議員化學新法議員英國礦師會機
器師會公舉兩會新法議員均經領有文憑 以上一員擬請

賞給工科進士

候選道吳仰曾廣東人派赴美國先後在哈佛小學堂中學堂肄業考
入紐約大學堂肄習礦務自費赴英京官立礦務學堂專習礦務化學畢
業領有文憑往墨西哥國英公司金銀礦充化學師回國歷經派辦熱河
三山銀礦南京一帶煤礦礦派查浙江五金礦產委辦稽征開平煤礦稅
務充開平礦務局辦辦新辦佛山煤礦派充學部考覈游學畢業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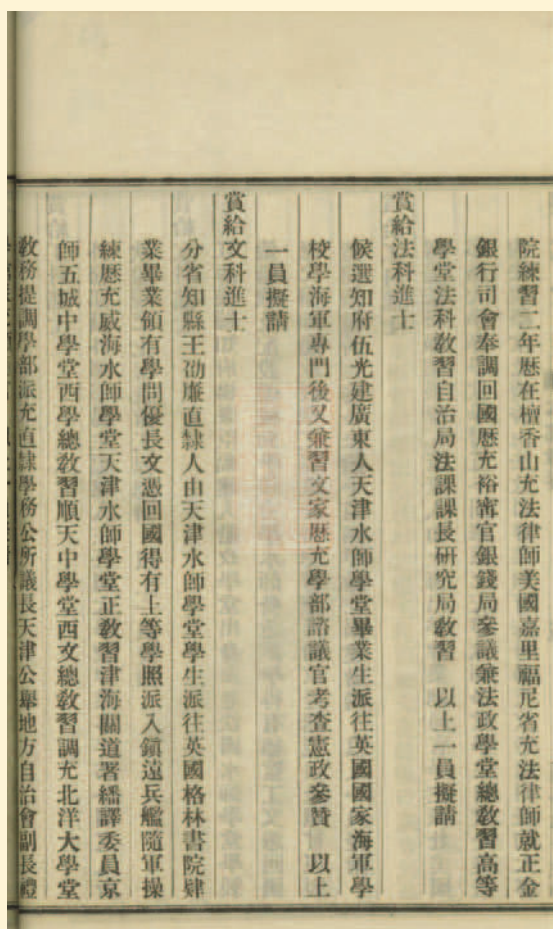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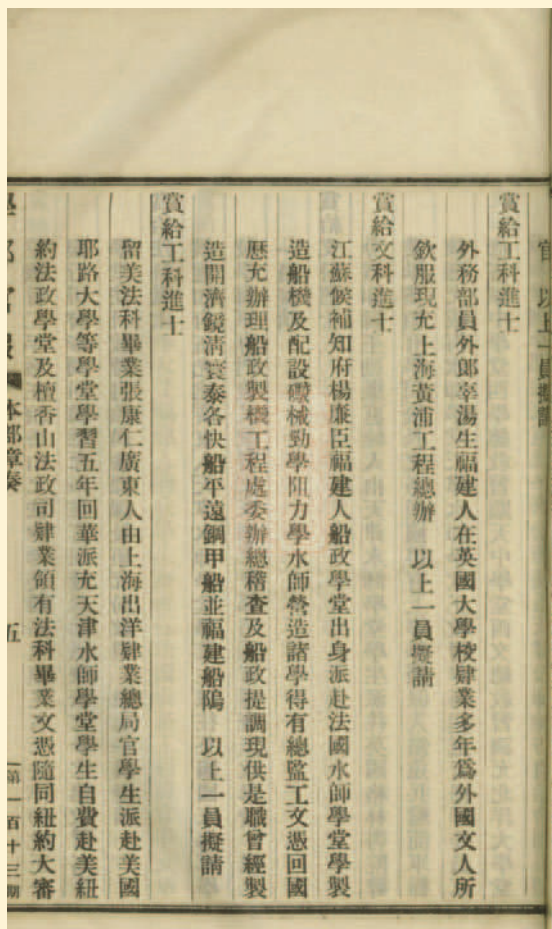
候選郎中李維格江蘇人在英國大學肄業多年為外國文人所欽服
現充會辦漢冶萍煤鐵廠事務總理漢陽鐵廠 以上一員擬請

賞給工科進士

候選道鄭清遠福建人船政學堂學生奉派往法國官學堂學習算學電
學鐵路製造等學經法海部考取給予製造船機總監工文憑經北洋大
臣派留德監造鐵甲艦歷充船政製造學堂正教習委辦船政
工程處歷造鐵清遠添開濟廣甲廣乙廣丙平遠各船委辦建造福州羅
星塔船塢充江南廣方言館法文教習委辦漢信鐵路工程調直委用歷
充督署編譯並查修海軍船艦事宜兼會辦大沽船塢蘆漢鐵路北路行
車監督經郵傳部調充參議廳行走並奏派京漢鐵路總辦 以上一員
擬請

賞給工科進士

候選道鄭榮光廣東人派赴美國肄業光緒四年考入美國礦務大書院



幼童梁敦彥獲委任為外務部尚書後，亦與袁氏一道大肆提攜其他幼童。此折表明，梁為詹天佑、鄭榮光、吳仰曾、張康仁等四位遊學之幼童請賞出身，均獲進士。但鄭孫謀（即鄭景揚）則因兩廣總督袁樹勳參奏，在查辦之中，未獲賞加出身。

（供稿：全國報刊索引，出處：《晚清期刊全文資料庫》宣統二年《學部官報》第113期）

- (一)參見“中國留美幼童聯絡網”。另，據1902年12月10日的 *North China Herald* 報導，1902年12月3日，駐滬諸幼童亦曾假唐傑臣府聚首，慶祝梁誠榮膺駐美公使。
- (二)見1906年6月28日《紐約時報》。
- (三)其中有任執委會主席的唐元湛、任執行委員的鍾文耀及唐傑臣等。詳見1910年10月16日的《紐約時報》，及1904年4月29日的 *North China Herald*。
- (四)唐家話中，人名中的“樞”音同“區”，故“阿樞”譯作“Aku”。
- (五)另一幼童劉玉麟則為直隸候補道（正四品）。其時，清政府原打算由另一幼童鍾文耀出任專員，但由於鍾氏須隨唐紹儀赴美致謝美國退還部分庚款而臨時改用唐國安。分別見宣統元年《東方雜誌》第2期二月初五之《外交報》及1908年10月31日之《香港華字日報》。
- (六)但到了民國，鄭孫謀卻於1912年12月、1913年11月、1915年3月、1917年12月和1921年12月分別獲頒授五等嘉禾、四等文虎、四等嘉禾、三等嘉禾和四等寶光嘉禾勳章。詳見1925年版 *Who's Who in China*。

業局大樓裡學習中文。容閔碰巧也在那裡。一天，剛吃完晚飯，幼童們便開始竊竊私語，議論着一份由總理衙門發來的命令肄業局立刻解散的電報。幼童們本來就幾乎無人知道大難臨頭，消息傳來，猶如晴天霹靂，許多人簡直不願意相信，有一兩個較為激動，上樓去向容閔求證。祇見容閔已將自己反鎖在房間裡哭泣，聲似孩童。消息確定真實無疑後，屋裡到處瀰漫着無比激動的情緒。許多幼童號哭起來，誓言絕不離開美國；有些則較為冷靜，對目前情況之變化沉思起來；還有幾個，想到有希望回家見到自己的親人便高興起來。容閔則數日不出，報導更稱他將自己反鎖在房間裡，兩天不思飲食。這不啻是十年前在中國那一幕的重演，祇是此時此刻的容閔，心裡別有一番滋味罷了：當初為畢生夢想之實現而心花怒放，如今卻為夢想之半路落空而傷心惆悵。幼童們及肄業局的朋友們無不傷心不已的同時，敵人們却為其陰謀得逞暗自慶幸。容閔的心情平復下來後，才出現在大家面前。他把全體幼童召集到一起，安慰並鼓勵他們——到了這般田地，他也祇能這樣做了。他對他們說，最聰明、最出類拔萃的，不出幾個月必可回美完成學業，此行回去是度假，回家看看朋友而已。此時此刻的容閔，的確相信自己可將部分幼童帶回美國來，雖然他心中無疑亦有些顧慮。事實上，若非因為幾乎可以肯定可迅速返美，必定有一大幫幼童會當場抗命，堅決留美不回。裁撤肄業局之令於7月就收到，但首批學生却到了9月份才回家。此時，幼童們大多在大學或技校讀書，有些還有一年就完成大學學業，有些則剛剛入讀，或在讀二三年級，有兩人畢業並獲得學位。首批回國的是學電報的學生，約二十人。第二批有五十人，第三批即最後一批，三十人，於11月抵達中國。

幼童們返國後即遭到官府殘酷無情的迫害。他們被關在上海一處十多年不見生人的令人厭惡的地方，由士兵們嚴加看管。他們被囚禁了一個多月，其間無任何人身自由，親友們亦難以接觸

到他們。總之，他們所受之屈辱，如若全部訴諸筆端，必定是一個無比淒涼的故事。長話短說，他們交了令人滿意的保釋金後，獲得了釋放，旋即被派往全國各地：約十四人被派往福州和天津的海軍學堂，逾二十人被分派到帝國電報局；八人被安置於天津的總督醫院，由馬根濟醫生(Dr. Mackenzie)照料，約有同等數目的學生被派往開平煤礦及大沽口魚雷處；餘下二十八人，六人重返美國，約十人留在上海，其餘各散東西。肄業局解散後，幼童們的師友們紛紛組織起來，鼓動華府對中國政府施加影響力，以期幼童們重返美國完成學業。是次行動，容閔亦有意予以支持，卻因某種誤解終告徒勞。當時，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閣下為美國駐北京代辦。他亦傾全力影響總理衙門，以圖遊說能選送一批幼童返美。1882年，容閔回國，即向北京政府送呈一份工作報告，試圖遊說政府選送二十五或三十名出類拔萃的學生返美。然而，他的努力，以及署理公使何天爵的辛勞，均告枉然。容閔大失所望，留華幾個月即返回美國，很可能餘生亦將在美度過。幼童們發現，政府無意專門錄用他們，而他們的工作與才學亦不獲賞識，不少人便以各種藉口辭職，另謀更稱心薪酬更豐厚的工作。“逃跑”之風迅速蔓延至全體幼童中去，迄今仍約有一半人離官府而去。他們的做法遭到一些美國在華傳教士的非議，他們堅信，幼童們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該“依附”於政府，而非遇到困境即背棄政府。他們堅決認為，以幼童們的個人榮譽計，以嚴格的道德責任論，幼童們都應該這樣做，畢竟他們所受之教育出自政府之費用。面對此善意之苛責，其中一名幼童，也許還是最聰敏的一名，曾撰〈一名學生之歉意〉一文巧妙作答。⁽⁷⁾這篇文章是寫給傳教士們看的，最後在美國出版，引起相當的關注。正是這位年輕人，後來很快回到了美國，讀完了大學課程，畢業後即與紐黑文一位擁有大筆遺產的女繼承人結婚。幼童們返國後，他們的朋友包括美國前駐華公使楊約翰(John Russell Young)閣下、曾任美國駐天津署

理領事的李安德(L. W. Pitcher)牧師及美國駐福州領事榮日德約瑟(J. B. C. Wingate)⁽²¹⁾先生等，均利用其職位為幼童們向政府說好話，想方設法使他們晉陞，發揮所長。1885年，福州發生海戰，六名返國學生參與了戰事，僅兩名生還。他們的英勇行為及戰鬥作風，傳到了楊先生耳朵裡，他便趁機向總理衙門提交了一份照會，要求總理衙門正視這些一度被斥為無國籍的、崇洋媚外的、鼓吹共和的美國學生，正視他們的愛國熱情及英勇行為。楊先生單刀直入，問總理衙門一幅如此剛勇、愛國之圖景，是否仍不足以洗清加在幼童們身上之所有罪名？臨末他期望中國政府盡快尋機遣送另一批人赴美遊學。返國後因運氣不濟而重返美國的幼童，四人完成大學學業，現正從事專業工作：一為哥倫比亞大學化學家，一為紐約律師⁽²²⁾，一為報紙編輯⁽²³⁾，一為土木工程師；二人從商，另有兩人加入中國駐華盛頓使團。從他們各各不同的職業可以看出，如若中國政府多幾分睿智，允許遊學事務如期終止，而非將其扼殺於萌芽狀態，此時此刻中國之人材，將蔚為何等壯觀。

以上扼要而全面地概述了遊美之始末與收穫。有關容閱早期生活及其玉成遊美之角色，大多取自哈市牧師吐依曲爾(J. H. Twichell)在耶魯法學院肯特俱樂部(Kent Club)上之講演辭，在此特表謝忱。擱筆之前，筆者欲點評幾句：

第一，鑒於過往之經驗教訓，中國政府必定會猶豫一段長時間才會再送人出洋遊學。

第二，遊學之事，一旦試行，須走一條與容閱截然不一之路，方可成功。惟如此，才可確保最能幹、最開明之人執掌事務，排除他人干擾。

第三，也許一個少些共和觀點及名聲的國家，不會立刻招惹中國政府及士大夫們之疑慮，使他們產生敵意。

第四，中國之內外政策方針，亟須大量在公共服務方面受過適當訓練之子民，以心繫家國之開明責任感與義務感來激勵他們工作。

第五，身處華洋之間的中國之真正友人，若能敦促中國遣送大量子民出洋遊學，則功德無量矣。

2010年3月10日譯第一稿；

4月5日譯第二稿；

5月3日第三稿。

【註】

- (1) Tong Kai-son: "The Christian Experiences of the Students of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S", 《青年會報》，1905年第8輯第3期。
- (2) *A History of the Class of Eighty-Four*, Yale College, 1880-1914。
- (3) 《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詞典》。
- (4) 1909年2月，上海召開首屆萬國禁烟大會，唐國安以專員身份在會上慷慨陳辭，對與會代表曉之以理，動之以情，代表們無不為其精彩的演說所折服。其後，他的演說更被《泰晤士報》以電報的形式傳至英國，再印成小冊子在英國廣為流傳。會議期間，《泰晤士報》提及唐國安時，稱其英語一流(excellent English)，簡單明瞭(lucid English)。而到了10月份，報導唐國安率庚款學生赴美時，則再度提及其在會議期間的表現，稱其在捍衛國家行為上表現出眾，博得一眾喝采(defended her action with an ability that excited general praise)。詳見1909年2月9日、16日及10月12日、12月21日《泰晤士報》。
- (5) Tong Kai-son: *An Appeal to China's Foreign-Educated Men*, 《寰球中國學生報》1906年第1期——譯者註。
- (6) 吳伯姬：《關於清代天主教的幾個問題》。
- (7) (1819-1892)美國基督教歸正會牧師，畢生於廈門一帶傳教，以廈門方言翻譯了《聖經》，並大量譯著有關書籍。
- (8) 語出美國公理會在華傳教士畢海瀾(Harlan Page Beach)1900的著作《唐山的曙光》(*Dawn on the Hills of Tang*)。
- (9) 一位擁有高學位的文人說：“貴教固然好，但要華人放棄對祖宗之崇拜，則決不可行。”(原註)。
- (10) (1829-1893)美國長老會傳教士。1854年抵達中國，在浙江寧波傳教。1861年轉往山東登州(今蓬萊)，起初寄居在北門里一所觀音廟內。1893年在烟台逝世。
- (11) 即道濟會。
- (12) 語出畢海瀾著《唐山的曙光》(*Dawn on the Hills of Tang or Missions in China*)。
- (13) 除了耶魯大學的刊物 *A History of the Class of Eighty-Four*, Yale College, 1880-1914中的唐國安部分提及之

外，Hosea Ballou Morse著的*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第3卷第414頁亦專門引用了一小段，故本文出自唐國安之手，應確鑿無疑。

- (14) 容閔在《西學東漸記》中稱蕭氏為“仁人君子”。事實上，容閔於1856年6月欲在香港高等法院申請成為執業律師受挫，亦係蕭氏為其仗義執言。於1856年6月19日的《中國郵報》(*The China Mail*)上，蕭氏斥責“對方無禮的反應，既清楚不過，又令人費解”，並指責有些英文報刊誣衊容閔。他高度贊揚容閔，稱“容閔的聲譽，迄今為止都是完好無暇的。(……)他的良好素質，為他贏得了所有接觸過他的外國朋友的贊譽”。詳見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頁50；陳鳴著：《香港報業史稿》，頁46。
- (15) 容閔實為副委員，曾國藩、李鴻章二人在奏摺中明確云“相應請旨飭派陳蘭彬為正委員，容閔為副委員”。然而，吐依曲爾牧師在其於1878年4月10日在耶魯法學院肯特俱樂部(Kent Club)的演說中則稱容閔為“Chief Commissioner”(正委員)，唐國安據此以訛傳訛。詳見丁守和主編：《中國歷代奏議大典》，第4卷，頁517。
- (16) 此人正是作者唐國安，獲二等獎。參見 *A History of the Class of Eighty-Four, Yale College, 1880-1914*。
- (17) 美國報紙一般稱此次接見並非正式接見。地點設於陪同美國總統格蘭特前來參觀的前康州州長霍利將軍(General Hawley)的辦公室即評審廳。其時，全體幼童由康州普校監督諾斯洛普(B. J. Northrup)引見，逐一與格蘭特總統握手。報導稱：“中國學生顯得格外醒目，彬彬有禮。”詳見1876年8月25日的《費城探詢報》(*Philadelphia Inquirer*)。
- (18) 實際情況是，陳正容副。1878年9月28日，陳、容二人向美國總統海斯(R.B. Hayes)呈交到任國書，云：“茲特簡賞戴花翎二品頂戴太常寺卿陳蘭彬，出使並駐扎貴國都城欽差大臣，以二品頂戴道員容閔副之。”但吐依曲爾牧師在講話中稱容閔與其前任同事陳蘭彬同為副使(Yung Wing was appointed, December 11, 1876, Associate Minister with his former colleague in the Educational Mission, Chin Lan Pin, to the United States, Peru and Spain)，唐國安據此以訛傳訛。詳見黃剛：《中美史領關係建制史》，頁64，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 (19) 獲悉清政府要召回幼童後，容閔聲言，祇要可對李鴻章施加影響，即有望挽回肄業局之厄運。其友吐依曲爾亦心急如焚，連忙向好友馬克·吐溫求援，希望求見格蘭特。詳見Albert Bigelow Paine, *Mark Twain: a Biography*。馬克·吐溫於1880年12月24日致函友人W.

D. Howells 時談到會面的情形。信中說喬(吐依曲爾的昵稱)“為求論點完美無暇，無懈可擊，數夜不眠，羅列事實，整理論據，反復研究，牢記於心，惶惶然，祇為了一個祇有五分誠心的奢望——希望格蘭特在一份給中國總督的呼籲書上簽名。然而，格蘭特旋即頓悟，未等他的開場白結束，這位老人便說：‘我給總督寫一封信吧，單獨寫，向他條陳理據……’因此，喬這麼多個晚上是空辛苦一場！彷彿他是來借一塊錢的，但還沒說完就得到了一千”。同日，格蘭特致函馬克·吐溫，亦談及召回之事，他希望李鴻章的力量“強大一些，以改變政府召回幼童之初衷”。1881年3月15日，馬克·吐溫致函格蘭特，信中提到：“您給李鴻章的信起了作用，哈市的肄業局得以幸存。命令學生們返華的成命，三天前已被總督以電報形式收回。電報提及收悉尊函，並命令陳公使諮詢容閔之意見……”詳見 Mark Twain, *Complete Letters of Mark Twain, Volumes I to III*。但無論是馬克·吐溫的書信全集還是格蘭特的文獻(*The Papers of Ulysses S. Grant*)，均未提及在天津與李鴻章會面談及召回幼童之事，唐國安從何得知，不得而知。

- (20) 下文稱該幼童畢業後即娶了一位富家小姐，由此可推斷為李恩富。當時他們的婚姻及後來的離婚均係城中熱門話題，美國多家報紙均有報導。可參見1887年8月1日的《春田共和報》(*Springfield Republican*)、1890年5月7日的《紐約時報》和1890年11月22日的*Inter Ocean*。至於唐國安說的這篇文章，至今未見任何資料披露，待考。
- (21) 當時駐福州領事應為榮日德約瑟，英文名“Joseph C.A. Wingate”，此處作“J. B. C. Wingate”，當為筆誤或印刷錯誤。參見《福州市志》第6冊。
- (22) 當為張康仁。他是首位在美國執業的華人律師。並在紐約執業，他歷盡波折，但他衝破重重障礙，包括當時的法律界認定他為非美國公民且不許他歸化等，而他一直上訴到美國高等法院，最終法院判他得值。詳見1888年5月21日和1889年1月6日的《春田共和報》(*Springfield Republican*)。
- (23) 可能指李恩富，因當時康州報紙傳李為《紐黑文記事報》(*New Haven Register*)的編輯，但該報於1887年8月30日澄清曰：“李氏非本報員工，但確曾商議邀其加盟，無奈枝節陡生，使其無法襄助本報守住康州最佳報紙之陣地。我們以為憾事，李氏亦然。”但1888年2月18日的《春田共和報》稱，李氏被選為一家名為《中國傳道》(*Chinese Evangelist*)的週報編輯。